松 龕 先 生 文 集

一松龕先生文集卷三

致屬下十七縣書 延建部道任內

以延建邵為取求之地沙縣永安尤溪順昌則其出入之門戶也 往結會傳徒暗相勾結又每年茶季棚寮遍野莠良鍇雜尤易藏 省擔匪肆行苦累行旅西北則接壤江右游手匪徒跬步即入往 刦之案盗風熾盛已露萌芽若緝捕毫無起色必至搶刦鐮起不 No really the Comment of the Control 被刦之案三月間沙縣有布店被刦之案四月間建陽有茶客被 上年年歲大稔秋冬之間頗稱安靜本年二月間順昌即有恤餉 好其西南之永春州三屬地瘠山深素和盜匪淵藪結隊而來率 延建卻 可禦止賴思班盜之法全在無事之時派得力之丁役水陸巡查 帶地居閩省上游萬山叢雜匪盜易藏東北則界連

虧刀不可以同日語覆轍相尋可爲太息弟承乏於茲已屆月餘 補狼狽情形殆難名狀卒之計其所鬢殆十倍於巡防而事之成 肯為之或且視為無事自擾者也然防範旣疎宵小因而盤踞 **眼擇甚至擲不貲之金錢而不獲緊要之一犯吏議難寬漏巵**莫 大訪幕友則勸以息事自全此所以未兩之綢繆人人知之而不 熟胸中顧或知而不爲以致接踵失事者一則簿書養雜乏暇豫 訪外來之游匪隨時懲辦其尤要者則在乎編聯保甲行以實心 旦越貨郊圳紛紛冤脫重緊不破隨以嚴參此時寬服購線急不 之精神 風聲旣膩匪盜自然裹足一切成法講求已久服官者諒無不爛 加止加 一則缺分瘠苦乏巡防之經費且曲突徙薪其效不過無 一切任之亦或可以旦夕無事經閱厯則總以無動爲

苦萬難弟雖未爲身歷知之頗稔矧在閊省尤爲局促不量其力 公園に主て見る。まこ 漳海防兵簡汰病弱口糧加成六分九月初十日奉到督憲批 侍昨因泉州大營兵丁口糧加成七分與鎮府會稟兩院憲請將 欲互相黽勉於所謂除莠安良者少效其萬分之一至州縣之萬 諸君子致祝者也 矧大憲鑒衡精澈舉劾分明果著循聲必蒙荐剡身名俱泰尤為 顧處此匪盜縱橫之地不得不於艱難困頓之中講求捕治之策 不原其情牌札紛行事事苛責案頭多疊故紙於更治誠何裨益 如稟辦理隨復將簡汰各兵數目並挑留各兵數目具稟亦經奉 才識淺短無以襄助諸君子一 致某方伯書爲建行译龍道任內 知牛解不敢不盡其恐惡之愚思

餘名現按六分給發較之原發數目並不加多現在各兵俱有鼓 舞踴躍之意綠兩奉督態批示倥偬之際但欲收拾兵心使其 各兵怨謗侍輿鎮府相商將久戍海澄之病弱各兵已裁去八百 城 **守不暇何暇議剿海澄一有警動則郡城之兵即湏前往赴援郡** 聚於海澄郡城銅山三處海澄之危險固不待言而郡城距海澄 以海澄之兵有進剿之用准照泉州大營按七分發給此外皆 防兵以事實論之海澄斗大之城逼隣狡寇兵止一千數百名自 律四分現已具詳等因權衡緩急自是公尤惟漳州現在防兵全 四十里 到督憲批 一有警動則銅山之兵又須星夜來援勢不能強分厚游致令 一水相通勢連脣齒萬不能以海澄為征兵而以郡城為 示侍隨即行知各營並移冰案矣阼少愚奉尊處批

松龍北上文集 | 第三 為兵實則市人水中已矣逆夷登陸來攻望風聊走墮名城直如 澄得七分固加厚矣而郡城鲖山之兵已行六分明文忽叉减爲 力故隨即行知各營未及候省局議論个若遵尊處批府之文海 之逆夷耶漳州此時形勢其危迫甚於泉州海澄固在虎口之中 亦必使之充腹布褐亦必使之蔽寒然後辛勤訓練或尚可加遺 彈紙此何故也今即不能如古人之豐衣美食以養戰士而粗糊 知調兵而不憂兵之不可用饑與寒莫之恤誅與賞莫之用其名 然除却此兵更用何人官軍累挫之餘氣本消沮若叉使之兩餐 四分不特兵心解體且處激出變故誠知不練之驕兵未必可恃 不飽隱懷觖望其見賊而卽走也可先事券矣兩年以來當事止 矢岩謂今日之兵即優恤亦歸無用則海上連城將拱手而授

賊時或尙有遲廻不走之人若沽名釣譽欲取媚於兵丁侍非武 處每夜間登城與守阵者垂泛告語勉其敵愾其咸動與否不可 けんなすし へんこうでんかっ **郡城亦爭呼吸之際豈可與與化以北之海口一例而論侍在 六分萬無改易之法若如局議海澄七分漳郡銅山同加七分誠** 例文而苦戰士漳海防兵侍已選督憲批示行知各營一律加成 惟事關安危大計不比尋常我不能持例文而驅逆夷即奈何持 為厚幸否則俯如六分之禀亦可相安無事若將郡城銅山口 相隨且政有大體省局乃筦樞之地侍豈敢故爲異議致涉紛歧 **非何爲出此例之困人上下同病其無可奈何之處不得不宛轉** 知聊以盡吾心焉口糧加增二分毎日多得銅錢三十文或買米 升或添補寒衣一件煦煦之惠未必有補而翼其少知咸激見

雖至愚必不敢依違附合致職嗣變侍與鎭府前後兩禀並督憲 **六分之後再行滅爲四分則無論戰守難期且立致鼓噪之變侍** 幸言之自知過激幸希格外原之 批示俱已奉移伏坒俯加點察着赔惟命參撤惟命頭可斷議不 なるもとととというとう 兩兄足下英夷之亂北方想亦有聞然未能得其詳也紅毛諧部 可改必嫌其違例要名誠不如早罷斥之免致貽誤巖疆實爲至 其財貨萌心窺伺已非 其炮最猛烈自國初以來在粵東通商漸以鴉片煙愚弄中國股 西洋小西洋南洋東南洋沿海侵占之地約數十處其船最堅大 在極西北英吉利乃紅毛之最強者其國至中土七萬餘里自大 致趙盤文明經謝石珊孝廉書 日上年粵東查辦煙土焚其鴉片兩 匹

移於閩 意在懷柔褫兩督之職都與命琦相赴粵查辦琦相為逆夷所愚 本番うとう角 於七月初十日逆船三十餘隻駛入厦門開炮我兵亦開破對擊 經營牛載安炮 夏間 我之鐵礟不如彼銅啜之輕靈我岸上之炮又不如彼船中之炮 間進兵初得小勝旋即大敗省城幾陷不得已以自金四百萬 門兵臨省會琦相逮問下獄奕 賄之逆船乃退人共知爲以薪敷火禍不旋踵而不料嗣變之驟 弄弛備求和定海雖退還而旋攻陷粤東之沙角大角叉攻陷虎 **逐**取兵端上年夏間突陷浙之定海旋赴天津遞呈訴冤聖 曾有兩船來厦滋擾以磤擊之乃退今年顏制軍駐厦督辦 浙厦門者閩中咽喉之島水師提督與泉永道駐之上年 四百餘門太常 4= 屯兵六七千不可謂之無備矣突 山隆文楊芳三帥徂征今年四 月 兩

松簡先生文集 字卷二 兵靜伏於岸上不肯輕動幸未失事逆夷住 **並夷火輪船直駛至海澄城下因水淺退去其杉板屢吹窺採我** 強寇直逼寢門之外民心惶駭一 距海澄四十里皆一水相通直抵城下乘風順潮片帆可逹向恃 送出城省百姓紛紛有逃亡之意弟極力撫以鎮靜誓以死守調 兵募勇運米攔港物練諸事畫夜拮据略有頭緒人心乃漸安貼 厦爲門戶兵皆屯於沿海各口而兩城未設重兵一 門遂為並夷所據弟所轄之海澄縣距厦三十餘里所駐之漳州 兵在聯票兩遊擊 一断洋八月中旬重陷定海 追大规可均患痛 稠密相持半日大 龍志 炮臺被其攻破遂致全軍潰敗死難者 守備主並後千把數人顏制軍退守同安厦 日數驚文武官中有將家眷偷 下旬陷鎮海叉陷寗 厦門十日其大除駛 旦厦門失守 緇

先固守而後議攻然攻之之法殊無把握竟未知作何了局 中無從下手與之相持則我兵之耗費不貲軍餉難繼此時我 後留兵船五隻據厦門對面之鼓浪嶼其貨船時往時來者五六 之處現奉旨派廣東怡中丞良爲欽差大臣來閩會同辦理大意 動彼亦不動我 隻我兵欲用火攻之策而並船堅而且高礮極猛烈叉散泊於海 之兵赴浙援剿此浙江現在之情形也厦門自近船大隊開出之 總兵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同知舒恭受知府鄧廷彩全浙大震 波慈谿餘姚逃寬一空殉難者欽差大臣裕謙 現命奕相 船堅炮利海中断不能與之角逐即在海岸安破與之對擊亦 超為揚威將軍特將軍 一動則無必勝之策而彼或肆豕突城池有失陷 依順文侍郎斯為參贊率北 任力場而死天下比公豪傑之士以 查 忠滅之敗 巡 自

路亦致敗潰者彼以重資買我內地之奸民爲之牙爪我之虛實 小館不能過四十步此外則短刀而已我兵之排館弓箭長矛等 是下下之策至於登陸步戰則非彼之所長其所用者自來火之 連年敗挫知中國孱弱無能其志愈侈其謀愈狡非大挫其鋒其 彼無不知戰則驅漢奸為前導為之致死而我之官兵則承平日 器彼皆無之彼叉地利不熟何至不能抵禦然乃連城失陷而陸 勢未有所止而水戰非我之所長倉卒無制勝之術欲與之議和 之意所欲得者中國著名之馬頭以便售賣其貨物耳今見官兵 久人不知戰名之為兵實則市人無紀律無賞罰見賊即走此其 則從且索銀一千數百萬叉必索沿海各要地爲馬頭豈能聽之 所以敗也逆夷以商贩為生以利為命並無攻城掠地割據疆

耶二百年全盛之國威乃爲七萬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將 完身家無恙自是如天之福非弟之所敢必也家鄉路遠聞海疆 心力交困勞悴不堪言狀自念一介寒微質受知遇當此危難之 地一年以來馳驅海岸日不暇給自厦門失守之後則寢食不遑 帥接踵死綏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與言及此令人髮指呰裂 **祈轉示之** 之飢諸相好必深念鄙人軍書匆促中害此數紙親友之韵及者 存亡以入字自堅日竭力盡心聽天由命如是而己幸而境土獲 際正當捐糜圖報逆夷叵测事無了期與此上爲安危與此城爲 泣下霑衣弟本書迂安知兵事大屬誤以爲有川而置之嚴噩要 オイ育コングニンイコー 一顏魯與制軍書 47 ---制軍名伯燾廣東人前任周浙聯條

懼交集謝摺於二十七日拜發俟此間接手有人即束裝北 苦海無涯 前 見批潛當在 珂鄉倘奉職無狀不特仰累知人之明而論者將謂吾師移荆 所云生妬者殆不虛也繼畬從事糧台承怡制軍待以國士明知 念繼畬材本庸下蒙鑒肫愚登之卓薦一旬之內兩邀遷擢皆在 行文較遲故尙未接到也受殊恩於危難之時圖報無術不禁媳 按察使旋閱邸抄乃知四月十七日己先授廣東鹽運使緣運使 居洛不過暫時養望而耐仙境界羲皇萬月聞之令人神往來諭 中秋後可抵羊城眷口擬僑寄南昌俟夷務平定再行接往伏 一次差回蒙以手諭 不敢萌退諉之想五月二十四日奉部文蒙恩授廣東 衢抗一帶倘恩准入見度餐已在 下合敬悉綠野娛情家祥蔚起雖溫公之 梅初若徑令赴任 上迎

١

et Tiaft bant

A12.6.

松龍 庚子七月調署汀漳馳驅海壖一 有爲今年正月委辦糧臺復以兩言重入疏內在大臣爲國求 幸得書中考亦云幸矣乃蒙列之薦牘而署之曰清廉明達有守 **竊念繼畬賦性迂拙才能不越中人自戊戌春仲來閩循分供職** 本月二十四日辰刻奉到憲行部文知蒙恩提刑粤省悚惶無似 情狀事勢如此正不知何時底定耳 不能猝得其人而偶得其近似者遂不啻若自其口出在繼 於桑梓將若之何皋比伊邇一 乙也浙事已無可言五月上旬吳淞失守金陵姑蘇現不知是何 謝劉次白中丞保薦書 **先生文集 卷二** 一懼虛操行或有玷汙擔任或致顚越以造惡者之蒞而 切利弊想吾師不惜煩言以申 年有华境土幸獲瓦全質由 諭

所舉之人拔之疎賤之中而畀以陳臬之任聞命以來屏營昕夕 有不慎即蒙垢恥又兩年以來頻遭夷難奸宄肆行干冒法紀非 繼希雖作外吏名法之學實未究心粵東古称脂膏之地檢閑稍 未敢自必其能免焉否也不意聖主旁求以信大臣者而卽信其 攀附之嫌謹從古義非效時趨 隅面聆提詼漢唐名賢於舉主皆崇師事之禮繼畬遷任他省無 謝恩之疏於二十七日拜發俟有代者即束裝北上謹當摳謁座 之辱者何可勝言此所以不敢以遷官爲喜而深以爲懼也繼畬 所謂清廉明達者不能肖似而或反戾焉累知人之明而遺門下 日矣以繼畬十力之淺短而又處難治之地值難爲之時倘於 致王雁汀中丞書

松和外生文集一卷二 蒙知愛事關桑梓詎敢以世俗之淺意致飾於長者之前哉伏念 前奉報章辱叨存注並令將地方要事直陳且曰勿爲贊語大君 清肅又且凱於容訪幽隱畢達向之聲名不潔者皆勉自檢束圖 迹然染指管鼎之事亦尚不免自節鉞臨莅以來舉錯分明風聲 敏省向來有饒裕之名士大夫之宦遊斯上者毅然矢滿載歸 咬定牙根卓面不取一錢者此其人讀書而能自立非必沾沾於 為晚蓋而其詩操守者益爭自灌磨蓋有視盎無粟避債無臺而 愧民間之疾首蹙額而無所控訴者久矣近年大案疊出稍稍飲 之志南塘夜出習以爲常甚且昌言於废座之中而恬然不以爲 **沽名然非大中丞之敚浻揚清豈能與起若是哉官清則狼貪之** 子之虛心求治殷切如此凡在部民誰不樂有芻斃之獻況弟夙

公包に主と手一会に 也口北之盗皆山東騎馬賊散於各廳之村鄉店駿之點惡者暗 花帶 或賣級線叉 或跑解馬 耍把 戲散遊各鄉 聚至二三十人則 則與此兩項人絕不干涉皆山東人為之省南之盜皆係賣棉線 盜皆謂出於交城之胡盧峪口北之盜皆謂出於近邊之蒙古今 胥吏虎冠之差役不敢公然摶噬而山谷耕鑿之民得以自安天 山東人居十之八九河南直隸人亦間入夥其有稱陝西人者詐 知非弟一人之諛辭也此時之所宜講者惟緝捕一事耳南路之 驟出行刧得贓則星夜馳回捕役無從下手眼線無從購覔其 **祁太楡徐平介北路之歸化城一帶盗案層見疊出向來太汾之** 日不致有鬱而不伸之氣此執事已著之成效通省士民之所周 線客商往來銀錢貨物騾馬往往被叔蒙民交雜之地事隸

官庶之邦亦難驟效盜所睥睨者富家與貧人無涉富家少而貧 富戶口北之盜受害者專在客商山東盜風承平時且甲於河北 者多平日又不肯稍破怪囊周卹貧戶.旣存幸災樂禍之心豈有 然今欲就案搜捕則盜己遠颺別省捕風捉影案無破法保甲之 有富名歸化各城生意夙稱繁盛羣盜之集羶於此蓋亦無怪其 萬計弱者轉死溝壑強者四出為盜乃必然之勢太汾數大縣夙 **今乃竟成畏途則亦煞有關係也太汾各縣之盜案受害者當舖** 外而生意皆亦縣忻州之人兩地之元氣未傷所恃者東西兩 七廳法制向本疎略盗圾之横行無忌已七八年矣其地雖在 オイイドコンとこうノイン 法守望相助最為善策然不但口北荒略之地勢有難行即太汾 到台三 **松龍先生文集→~卷二** 赴各鄉巡查如有外省人形迹可疑者即帶回縣中訊問並嚴諭 案牘煩多叉大半孔道疲於審讞困於應酬雖有賢能亦不能時 塞源而揚湯止沸之效似可操券其所以必須委員者因各大縣 獲一盜而風聲一播已來者必逃散未來者必裹足雖未能拔本 附近之各縣亦須嚴密稽查如此辦法所謂打草驚蛇雖不能捕 數大縣如此辦理勢難盤踞猶恐潛匿於附近各大縣之旁縣則 地保董事人等遇有此等人不准容留宿食쁡回之人縣中細加 數衆多擇其幹實而能耐辛苦者每縣派一兩員帶領幹役分路 補牢之計必須太汾數大縣通力合作此時省中候補廳州縣 被髮纓冠之救地方官雖諄諄勸諭終亦有名無實竊以爲亡羊 盤詰其神氣桀惡者不妨查案嚴訊如無可詰則備文遞回原籍

端生事開此討人嫌之口惟承大君子殷殷下問一得之愚不敢 自閟且此一片土現尙瓦全為梓鄉靜一日吠嗚郎為國家留 神爲 分元氣所陳是否有當乞俯賜采擇幸甚 外多年地方官之怕多事而惟求省事到處如一 從置喙惟七八年來客商之遭害者指不勝屈報官無益遂亦 者仍乘間而行却於本縣近功小效亦且難致誰不廢然而返 忍而不報向使稍稍著意稍稍動手或當不至橫肆岩此耳弟 口北地方情形不同此輩聚散究在何處弟於彼處情形不熟無 此目前無效心事且 覆恒月川方伯書 專辦此事又事 止徙薪灾非剝膚得已則已誰肯日日勞 一縣爲之而旁縣袖手盜之伏於旁縣 邱之貉豈敢 無 邓

既有催餉之寄諭則事之未了可知昨有人自京來潞於初六日 松龍先生文集。平卷三 **戎前已差兵勇四名由兩路馳往偵探尙未回報弟恐兵丁偵探** 係也此時撤兵北鎭之兵取道遼沁汾州之兵亦取道沁州全無 **遽撤和順守口鄉勇係紳民捐辦費用不多即緩撤一月亦無關** 城東西相望計程途約六七百里現在旣無確信遼黎之兵未敢 隸之廣平磁州再西為豫省之武安涉縣再西即晉省之遼州黎 未能明確己差人赴壺關喚劉福星令其星夜馳往庶可得一 出都據云高唐並無已跑紅旂之說足見採報之不足憑也張發 十七日奉到賜書三緘敬聆一切高唐蠶敗餘匪採報人各異 信誠如來諭不在乎多覺牛月口糧也省中如得確信仍望飛速 示知為禱詳閱地圖在平之正西為東昌再西為冠縣再西為直 一准

章不合蹈沁汾沿途州縣必有難色而民間供應駝驟亦恐別有 **巽議弟與陳劍芝曾經熟商深以為盧前因南路之兵過於怯弱** 即處生事端若迂道北行則示弱刁民恐益堅負嵎之念且與舊 兩縣正當紛擾陽城騾櫃已拆書差全散亦恐不能應付一停頓 民疑為搜捕恐其倉卒滋事且刁民告白中本有軍差騷擾之說 信之人若有兵來即作抗拒之計今若將撤回之兵經過陽沁刁 來各刁民告白頗多狂悖之語且聞省城潞安兩處沿路安置探 渠己通禀省中自己周知採度情形恐不能平善了結昨有人鈔 擬作為頭浥惟現接張秋屏來信陽城刁民負嵎已有掦竿之勢 壶關者共二百零名本擬作第二起在東陽關者有三百零名本. 妨礙惟平陽 帶之兵則須取道於陽城沁水平陽兵之在澤州

散亦未可知蕭墻之憂竟難測度弟奉命專辦防堵一 坊堵現因撤兵一事頗有窒礙不得不越悉密陳浙轉回中丞究 應如何辦法惡即飛示為禱 行撤回今旣有此窒礙只好將北路兵作頭起撤回暫留平陽之 故東陽關擬暫留北路兵三百而將平陽之三百零名於頭起先 豫省積薪厝火諱莫如深晉省未見明文亦豈能形之奏牘議辦 千人製有館礟刀矛三日一操潢池弄兵毫無忌憚將來能否解 了尙不可知而輝縣之事官被毆而不敢校趙固鎭現又聚集三 二百名作為第二起然陽沁事葉程兩君未到能否善了何時能 經完結即應撤防歸報不特陽沁之事不敢與聞即輝縣之事 ĭ **** 一事高唐事

松龍光生文集一卷三 知大略言之弟頃年督辦遼潞澤防堵由省垣先赴遼州查看各 無不盡所愧年力衰殘智計昏短自乙卯上黨撤防丙辰即授徒 雕恒數月不出戶庭故人偶有停車枉顧者亦竟不能報謁桑楡 **平选閉門課訓邸報從不借看時事一無所聞近兩年來老病支** 節翼州營襄全晉之治通省官民欣欣額手昨奉賜函問東方邊 口後至潞安之黎城查閱東陽關即赴潞安駐札其壺關陵川各 不如此弟受兩朝深重之恩叉事關桑梓安危分應知無不言言 **頃鄉人遊塞上者称道豐州之治行甚悉私心傾嚮久矣邇聞移** 口情形大君子集思度益乃及於知途之老馬自古當大任者莫 氣志意頹唐其不足與言也久矣辱承下問娩無以合僅就所 嶇不能親往僅委員弁查看攔車 一口係大路以距

衆至數十萬用兵至八九年方能殄滅至北方教匪最爲無能乾 隆年間之大名臨淸嘉慶年間之滑縣道光年間之趙城不過據 擊敗已歸皖省巢穴此時寬擾直隸之廣平一帶者乃館陶冠縣 匪來輒數萬慣於殺掠與長髮賊相表裏近聞渡河飽掠爲鄉團 集流覽然身到者一目了然未到者不能也東方之賊可慮者捻 星無濟於事弟在上黨時曾令地方文武將各口隘繪圖貼說彙 餘里大小不下四十餘處再南極解梁蒲坂口監更不知凡幾若 之白蓮教饑民附和搶掠教匪之最強者惟嘉慶年間川楚之役 不分緩急處處設防即調兵滿萬而散布山谷之間亦且落落晨 **瞅遼遠亦未親往統計東方各口北起和順南迄陽城綿延七百** 城擾數縣大兵一合隨即聚殲其伎倆胆氣不過如此從無遠 42.74 A

老龍先生文集 學卷二 岸寬平難守越一嶺而南即黎城之東陽關道路寬廓無險可守 **東連涉縣武安再東即磁州邯鄲永年與賊之所在相近矣此** 澤摩天皆天生奇險數百人守之即不能飛越雲頭底在清漳河 **寬敷百里之外者今晉省之設防專爲山東之教匪東西對衝則** 為往來大路非守以重兵不可迤北則和順與形臺接壤皆崎 走焉能堵禦若待風聲緊急而始議益兵則往返動須數旬 在十之六實際亦須十之四兵力太單則膽不壯心不固聞警即 此 南則太行之攔車鎭係通懷慶大路然揣度此時賊勢似不能及 小徑地不當衝迤南則壺關陵川與衛輝接壤亦皆山僻小路 **邀州潞安各口實關緊要邀州以黄澤關摩天嶺雲頭底爲要黃** 亦須屯兵數百以張聲勢愚鄙之見賴以爲防堵之策虛聲固 關

なるもととと 知之後移至高唐州馮官屯皆如此嗣聞河南賊氛甚亟叉差紳 連鎮至潞安七百餘里三日必到每日到一報單賊中情形日日 資不惜死之人此在高明自有定見何俟鄙人之曉凟惟賊之遠 士武來雨赴汴梁坐探沿途安步撥汴梁至潞安七百餘里隔 安健步兵丁一人以五十里為率於安撥之小店揷一 殷鑒弟在上黨時曾差劉福星赴連鎭坐探沿路安設步撥每撥 門口簞至絳縣而省中茫然不知哈中丞在澤州亦不得信可為 坐探之處賊或竄到則驛站皆逃音信立斷咸豐三年賊已從風 集而賊之入境久矣尤要者則帶兵之將非必須擇其勇幹忠實 坐探委員皆借別省官封此最談專不但遲滯停閣不能速達且 近虛實全憑偵探的實時時得信方可抽添調度預為之計向來 十四 ŗ 紅族為記

木肴うたった。今二

黄河而三日牛必到計每月不過多費數十金耳但所差之員弁 福星者機智膽量絕不可多得頃任澤州都司閱兵案內降爲把 必須明白曉事之人佐雜中張皇喜事者斷不可用武弁中如劉

來也一得之愚敢以爲獻 兄樓

陳之晉省前後捐輸己至五六次數逾千萬防堵所需捐補 昨接公函聆悉壹是大憲為完全公事費此紆籌紳士出名遞呈 總不知現在何處可致信南鎭蒲協查訪士爲知已用當可招之 提項內奏明劃出歸補計無不允中丞前在關中即係如此辦理 之覺僅二十餘萬以晉省所捐之銀鄉晉省防堵之郭若從前年 有何難事但愚鄙之見賴以爲尙有可商者請以管見所及爲諸 **獲陽曲三紳士書**

公厄上主义 長一島二 年勸捐上年始得蔵事雕復捐有成數然竭蹙亦已甚矣今未隔 迫所捐之銀隨解隨撥毫無餘剩个即欲如此辦理亦已無及其 惟爾時應行捐補之數局中尚未算出而部中撥餉之支星飛火 **省一也紳士半皆受恩之人與官府義同一體不特任勞不敢辭** 然五屬之中其較為有力者不過太原之祁太楡徐汾州之平介 氣至親密友貸十金且有難色一胥吏挾持之數千金立即解囊 即任怨亦非所恤惟三晉富民吝於財而怕官乃牢不可破之 一年又有此舉旦旦伐之似乎操之太蹙難於應手此事之宜商 及忻州耳此外皆貧瘠之區涓滴之資無禪大局此數大縣自前 不得不再行議捐者勢也所識就附近省城五屬捐輸亦甚公允 一種情形皆諸兄所深悉頃者癸丑之歲弟在五臺勸捐費無 風

然發端自官則彼雖悄悄含忿而無可如何若發端自紳士則 知 以討好人人懷與紳士爲難之心必且决裂乖衡致成笑柄弟亦 皆印委各員以威權壓勒之乃能幸而集事畏官而不畏紳人情 勸不如官勸之明唸也晉省勸輸已辦多次其慨然樂輸者幾人 之中而太谷已捐九萬餘金隨至榆次亦縣亦俱捐有成數此 行乃與小帆方伯相商請吉履菴太守親赴所屬各縣督辦五 **迄無成說大縣如太谷紳士勸辦兩月不足四萬金後見其勢不** 辦捐輸一事弟致信通省各屬紳士亦均立局勸辦然游疑觀望 者は名目ユンターマンをフ 唇舌所捐不足二千金後在省垣郭小帆方伯屢奉寄諭與弟會 大憲之意不過藉此一呈爲引線之計並非欲委其責於紳 抵如斯今此舉若自紳士發端彼必謂紳士不能捐而賣鄉黨 57 = =

梗命有辭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弟係受恩深重之人平日粗知 萬金似亦尙有辦法不必專恃捐輸一途弟局外之身不敢置喙 **题也此時各直省尙不聞有已辦報銷之地大約皆不肯爲天下** 以集事庫款不致無著其措詞自可由大憲主意似不必牽入紳 辦各捐戶難免竭蹙請俟至咸豐十年再行勸辦則民力稍紆可 先晉省因奏明軍需局改爲報銷局勢難曠日持久然此二十餘 名者誠慮有損無益有發無收致令奏案或成反汗反無以對大 大義並無要譽鄉黨之見然本地民情知之頗悉此事之不敢出 **勧捐籌補惟太汾各大縣上年甫辦捐輸為數甚鉅此時再行接** 如必須以指輸頒補似可奏明以此項奉旨不准開銷擬就五屬 士致取捐戶觀望之心一得之愚未知有當與否亦即將此信呈 Sec. 1.5

科場完畢將辟館北歸在家鄉附近設館以免車馬之勞頓作接 書院倏已五年老病之軀日形衰憊在館中閉門却掃批改課文 身在幬站之中心切軒轅之效矞雲遙企頌祝維虔弟主講平遙 之府縣請其轉回各大憲以備泰酌是所切禱 本縣余小關父台來信並抄寄新奉捐輸部文覽省局札行內有 之外以殘舊數卷送此流年今春大病之後氣體烝覺支雕明蒙 曾任督撫司道在籍之員一 敢輕致疎慢之醫知必見原於格外也頃說柏垣坐晉樾蔭彌閎 冠無係從且旅店湫隘恐辱長者之軍轍並寒暄之牘亦引嫌不 卯歲幷門 致瑞 五園廉訪書 別忽己五年雖每歲往來省垣爲必由之路而無衣 一體竭力捐輸等因弟後來雖改京卿

TO THE LIE LAND WITH 釐未能報刻即前此在潞澤督辦防塔二年資斧不能自備尚煩 捐輸敝同年陳勿齋中丞武次南方伯皆捐銀一千兩而弟獨分 家多事之日毀家紆難分所當然惟弟雖外任十餘年而所任皆 百四十金不足供家中食指醖遺微薄之產年來折變供餐亦已 之比凡有血氣誰不矢涓埃之報而弟則無家可毀旣貧窘不能 極苦之觖辨公之外家中並未置有田產幸蒙恩點放四川試差 旋即罣識而外任十餘年曾厯撫藩泉道受兩朝深重之恩當 世上未有如公貧未嘗不自悲自笑也現在時勢孔巫益非從前 歸田後始得吉蓋數椽為棲身之地否則並此無之故前此歷次 局中每月支給薪水銀六十兩此種備細情形皆大公祖所目睹 可捐叉老病不任金革在平遙主譴五年館俸每年二

お番分与文集 頃見関邸抄者云閣下有請假之事意甚懸切閣下毅然丈夫且 其爲難冒昧奉凟伏冀鑒原 伯暨局中諸位便中婉回中丞討一示下以便回覆余令不致令 貧至此山窮水盡之秋有不能自諱之勢伏乞將弟此函轉致方 奉凟惟大公祖夙嘗共事知管仲之貧者無如鮑叔生平口不言 數入於專欵奏案實覺詫異且慮此端一開力能多捐者藉為 實反於大局有礙展轉徬徨無以自處方伯向未通信未敢冒昧 百金且旦夕未能出手查厯來大員捐輸從未有二三百金之事 殆盡今欲勉竭些許惟有將皮衣兩篋盡行折變然所值不過三 且查部文此数係另作專数奏報並不歸捐輸大案之中若將此 **獲保愼齋廉訪書**

姚烈士弟聞之不禁且喜且悲也弟生平自命不願為碌碌具臣 官犯何士邠在獄脫逃例應即時具奏乃以正在交卸之際未及 之座右之語外更久荒筆墨未經考差蒙簡放四川正考官自聖 然學識疎拙辦事不合機宜聖主憫其愚戆改補京卿王子年上 臣子捐縻圖報之日閣下力疾從戎心安理得即使馬革聚尸何 如保慎齋而肯出於此路遠無從訊問今於八月十一日接七月 **旂僕甫受新恩豈有託疾避難之聖此在庸人且不肯別奇男子** 人御極以來知遇之深誰如弟者不料天奪其魄神智日昏軍臺 初 東西であるい Tane wants 三漸宜防 視察疑懷爲之順釋時事亦孔急矣國家當屯否未濟之秋正 一日所寄手書乃知在延平吐血將危恐誤緊急軍情送印於 疏老生常談何足採錄蒙聖主降旨褒嘉硃批有置 ļ

| 北新井丘文集 | 一卷三 自于嚴議並連累兩署後任深爲愧悚被議奉旨之後部文一 出奏又未將此事告知後任懸閣二年之久樞部擬質嚴祿不特 計算時日中途即可赶上不待入關聖意憫其年老糊塗虛其中 **革職天心在巳轉之時愚人無承受之福罣議之後猶煩天地父** 途折回間中逐出無額歸里曲予矜全恩旨准令閒務完竣傳旨 之日在別項紳士不可不加以鼓勵弟受兩朝重恩豈宜如此使 年雖馳驅山谷殘喘已不能支而仰賴聖主洪福燉賊總未西犯 母俯賜生還怨艾之下泣血椎心歸里後家徒四壁正擬設帳側 口而適值粵賊北館晉省戒嚴本省大憲奏令幇辦坊堵首尾三 啓再三控辭非矯情也當君父宵衣旰食之時非臣子希恩倖澤 兵未血刃何功可錄恐雁汀中丞念其微勞或露乞恩之意因具

黃巾無百里安靜之土又値兵餉匱竭設措維艱凡有血氣莫不 行一二十里削頭量不支營中著此無用衰竊豈不累乎且性情 秋先菱在浴澤巡查山谷染受風寒動即嗽喘不特不能乘馬車 深乃以獲咎之故轉得置身事外偃息林泉局外之人多以塞翁 枕戈寢甲効命疆場仰屋籌思規畫兵食惟弟受恩最重受知最 **衣食此弟數年來所歷之情形也目下大河以南直抵頂點徧地** 歸里之後遂設帳於邳遙一則醫疾一則以所得脩脯供八口之 安危間不容髮若以迂緩應之何事不誤以此切切惡求而雁翁 緩懦赴機不敏頃在閩中辦夷務以此獲咎勞聖主之訓飭兵行 果精力未衰尙堪自効何妨自告舊勇求赴軍營乃猜柳之姿未 仍以無頂帶具奏致蒙五品頂帶之賞北向叩頭泣不能仰撤防

1

睫山木自宼亦復何補涓埃故惟以批攺課文學吟詩句爲消遣 露匍匐宣刚門外或遭呵叱不得碎首玉连之前紫紫城 差使已不能當界以章服亦不敢受五官業已牛廢四肢將近不 失馬相慶弟每聞此言寸心如割伏念氣力衰殘不任金革賞 雕蒙思賞給五品頂帶 伸起此份亦不顧緊 追非監察給事等銜仍是 思之往往椎心泣血邸報從不敢借看一看即展轉終夜目不交 庶人若求本省巡撫代奏未必不肯然既蹈不安本分之嫌雖有 此言朝達宸楓夕依秋柏毫無遺憾惟廢員擅遞封章有干例禁 仁惟此熟血未寒寸心不死心中有欲吐之數言關係安危大計 乙具不知者或以日暮途窮筆耕求活為可憐之貧官又或以不 至言聖主亦難採擇欲効一喙之忠竟無上逹之路常慮溘先 五夜

味相同即是聲應氣求正軒中丞任海疆重寄正當軍務倥偬弟 目四字念念不忘也因閣下盡瘁嚴驅得盡臣子之分叉係知我 以此信示之倬知垂死孤臣所恨不在飢寒也閣下軍務勞耐耐 知點陟不聞理凱為林下之高人而不知其心頭眼底有死不瞑 不敢以賀喜之俗語相瀆所閣下將此信鈔兩紙分呈兩院臺灣 惟珍衞不宣 之人觸動滿懷心事故不禁揮淚一吐春崖制軍向未通信然臭 容歲病中接到手書戲之俯仰悲懷屢欲作答而搦管即觸動心 強飯自愛食少事煩古人所戒保有用之身無可酬高厚之德伏 一分新知我者亦所鈔一紙寄之閩中故人如有問弟者所亦 **覆吳思澄比部世兄書**

スミロミンチ

を言言

松泉好任文事 節公持節來閩獲隸字下先師察吏嚴明屬吏皆斤斤救過獨弟 **戆愚不諳世路頃在史館足不履津要之門踽凉酸腐人皆目笑** 事病氣隱隱欲發輒復中止惟有緬想風猷時殷洄溯耳弟賦性 與劉莊年馬祉齋遇事好斷斷力爭辭氣不平殊失事上之禮先 乃受宣廟特達之知擢守潯郡不逾藏而分巡延建旋値先師文 修飾鈔繞進呈旋因夷人租屋一事堅守成見不敢啓釁邊隅逐 著源環志略 先師督演入覲之際曾於朝房廣衆之中力爲剖白獨存公道後 致彈章选上萬矢環攻獨先師以所辦爲是手書諭令勿搖適當 師不加督過而嘉其有守首以三人登之薦牘後在閩藩任內偶 在太僕任內上三漸 醬用經忙样即騰謗議先師獨加褒養囑令再加

事之地破醫環榻日日與筆研作綠粗飯寒齏淡而有味天之所 主講遂理寒氈舊業辦皋此者忽忽又三年矣以無用之人處無 以位置庸人者不可謂不厚惟君師知遇之恩百未酬一五夜思 柱之人其關係豈止湘漢片土已哉弟自壬子歸田次年即值粵 年在上黨二年日衣短後與健兒雜處賊未西镇口區幸得瓦全 丙辰冬月撤防始得以白衣歸里家貧無以餬口適平遙人延之 城寬擾河北為本省當路諸公所率率奏令幫辦防塔在太原 狷隘自好人皆目為迁愚其受知最深者獨先師一人耳生我父 爲位而哭蓋不特志竭身殲抱無窮之慟而乾坤正氣從茲乏捨 其努力自効稍補前愆不料蜀差甫峻遽爾罣議歸田計弟生平 母知我鮑叔每一念及不禁淚滴心頭也頃聞漢上星隕於里中

拙也弟今年六十有四鬚髮皓然上齒全豁素有嗽喘之症近 手不停揮暇則流覽古書間作小詩自娛打油釘鉞不復計其工 究以終餘年於願足矣生平於八股 松龍先生文集華、卷三 文課尚能批改兩年來從學漸多遂以此爲專務逐日丹鉛狼籍 芒角不生神魂差得安帖但配江淮早就削平得爲太平之老學 之事轉思轉懼逐致嘔血發狂幾於不保所傳籌運西米策略 之不禁汗下耳上年因聞海運短絀京師乏糧旂人有投河自 更為可恥以此深自咎悔絕口不談時事邸報亦從不借看腹中 刺謬山木自宼無味已極且令不知者疑其無端躍治冀然死灰 易行無怪農部之議駁且不在位而謀政揆之素位之理亦大相 **係病中所書不料睦侍御竟拾為摺料病愈後平心思之事本不** 一途亦有結習雖荒疎多年 即

遇寒勞即喘不可支常數月不出戶庭靴帽從不上頭足

瑣泐以聞先師文集年譜如刻成圣寄一部即交勿齋同年處轉 **冬烘面目已不刻畫而自工矣頃因無子繼一堂姪為嗣年甫十** 呱呱之聲以為群瑞訴陶公弱女非男之句聊以自嘲因承雅念 三讀書資性中平本有一女年十四而殤上年忽又生一女室聞

寄爲妥 致劉王坡制軍年伯曹

泐 **松紅北大東 一卷三** 抄知應召入都以三品京堂候補深佩所處之是素稔高懷雪淡 尺書惟詢之山左來者知尊體康強如常仍以漁釣自娛頃閱邸 壬子六月少司馬車一闡先生寄到手醬適遇姪放四川考官曾 一緘託其回寄四川差竣旋即罣臟歸田峇乏鴻便無由再寄

當國步回艱之日旣承恩命必應有此一行至年力之能否供職 **咨部矣非欲居恬退之名力不從心無如何也上年四月間英中** 遺憾飲佩之至本年查辦四品以下廢員賤名亦在針出之列奉 **豈尙繋情緞冕惟値兩聖乖簾雲開見日我輩受先朝深重之恩** 逐奉到寄諭以捻匪簠入關中飭即親赴蒲解防堵仍與紳士徐 香岩中丞咨部以叛體調理稍痊自行請咨赴部英中丞已代爲 後非杖不敢移步此豈可以入禁門登殿陛哉不得已具呈懇爽 症不時舉簽斷不能任車馬之勞叉升降階級需人扶掖日落以 部文調取引見何嘗不願望見闕廷一傾血淚無如啾喘頭暈之 繼畬趙德轍田兩公會同籌商布置 朝廷自有明鑑近陪傅馨泉世兄知己引疾歸來出處之間毫無 切以期萬全等因明知精

な国出自に言 辭亦不敢辭英中丞奏明以太汾平三府沁霍隰三州並勵北之 知其能學之爲沿河團練總辦其中丞據以入奏俱奉兪旨李張 辦叉汾州通判王春埜韶光者奇士也昔年爽夷攻廣東省城三 子雲協戎從龍介休之李東樵守愚侯春坪禧昌兩戶曹作爲幫 土而甘肅回民處處揭竿成燎原之勢汾州西界之四州縣古之 忻代兩州圍練相委旋值捻匪退散回匪鴟張三輔千里半成焦 姪以衰驅不能馳驅山谷舉永甯之李子廉鎮軍能臣臨縣之張 四河郡正當其衝英中丞調集兵勇咨令姪続轄此軍隨時調度 力衰頹神智昏短不堪任此而旣奉簡書又係捍衛桑梓養不容 **元里起義兵截殺夷兵數百並夷酋伯麥即係春埜首事以此破** 三十萬之家僅得一通判投捌置散二十餘年年已近七十矣姪 ASP-11-1

大学了 4 大事一年三 之李侯兩部曹自上年秋冬辦起迄今將及一年矣黃河天虹可 岸因以防堵一事屬之兩君沿河團練屬之王春埜腹地團練屬 破僅餘此一片土尙稱完全正供年清年款捐輸已至七八次尙 並陳講堂之中冠裳與生徒雜進以村學究而談兵以冬烘先生 外別無土著之回民可以勾結窩來故尙得幸保無事然泰隴之 恃而汾州西界峻嶺重疊多一夫當關之地晉省除大同歸化城 兩君皆身經數百戰之宿將適皆罷官家居其家及皆在黄河東 盡而事體毫無把握徒惟是山木之自焚几案之上文檄與課卷 軀益形孱弱自上年辦理團防文傲旁午曉夜籌筆心血幾於耗 患未平總不能放心也姪自丙辰年主講平遙書院習靜成懶衰 而乘鄣正如支道人之畜馬識者且嗤其不韻也十八省無不殘

帥悉力保護山西不准有分毫損動故勝多兩帥皆從背面擊賊 能勉措京 宋景詩自勝帥逮問之後率其潰勇持多帥僞札渡河由稷山 由與漢質入商雅距潼關不遠晉省之蒲解一 **數萬其巢穴悉行攻破回匪之勢已微而川匪監** 不敢以晉為壑晉省賴此尙得瓦全耳多帥勇果能軍仍是索倫 餘 州北上以奉令回籍爲名其時順逆未分腹地無兵不能邀截 本色無諸帥巧滑習氣自入關中轉戰將及一 掠騷擾在所不免其潰勇各纏腰橐沿路逃散東歸出晉境時所 万官不得已助以資斧催令出境沿途尚無放火殺人之事而 不足千人直東無重兵堵剿聽其歸臨清巢穴近聞已 ļ 外要餉皆取之於是朝廷倚之爲命脈屢飭閫外諸 F 9 年聊戮回匪 帶叉形喫重叛將 -一順一股近 地

松龍先生文集一卷三 敵愾豈旦夕之功哉所幸朝廷清明年歲豐稔瞬交上元甲子或 敢視為無人之境即此淺效已非容易若欲化弱為強使之同心 稽查盜賊猝有風鶴之警不致忽生內變而風聲所布外寇亦不 倫現在之辨團練不患有別省之流弊如抗官抗糧等事而亦斷 古稱之李唐及後五代猶然近數百年來專於商賈之利習爲南 樂招納亡命數萬公然叛逆意圖大舉恐其被剿西鐵晉省虛實 可出屯傾否漸次削平得爲太平之老學究了此餘年亦幸甚矣 不能收別省之近功如豫東等省之聯莊擊賊但期於彈壓土匪 万之強其良謹易治天下殆無其比而其怯懦無膽天下亦罕其 已為所類東南之防叉形喫緊此敵省現在情形也晉國之強自 蛭自壬子年四川差竣窪議歸田次年即值粵匪北鐵爲中外諸

惟壯年困醴誾者十三載於八股一道嘗耗心血重理故業尚有 答邸報亦不借看冠靴雖設輕易不上頭足多年外吏筆墨久荒 顧者亦不報謁數年中共事之文武員弁或以寒暄信來一 **平选至今已八年矣閉門謝客恆三四月不出館門故人偶有枉** 其館此館由紳士延師不由官薦故樂於就之自丙辰春間設帳 晉陽書院厭其應酬之煩堅謝不就適平遙官紳敦請主講逐就 中丞去繼之者王雁汀中丞氣味尤爲投合駐上黨將及二年乃 撤防歸里家徒四壁不得不以研食餬口省城紳士欲公薦主講 **堵要隘甲寅春間恆中丞復奏令督帶兵勇防堵遼潞澤等處恆** 沃平陽由潞安蠶入直隸恆宜亭中丞奏令督帶兵勇回五臺防 公所牽率在省垣辦理團防魯捐等事旋値髮賊寬入晉境屠 一三 一概不

松龍先生文集一卷三 年十四忽以痘殤生育之事亦已絕望丁已七月在閩所購之妾 惟黯淡無華不能為臙脂牡丹耳無一日不搦管無一日不展卷 端緒可尋毎命一題鞭草 自供饘粥之外大牛爲劉义所攫亦不以爲意由西川歸來差囊 者頗多逕古名人賈文之例收其謝儀毎年所入約共八九百金 之所先葬亡荆令驅狐狸餘悉俵散宗族無所留遺惟以筆耕供 得四千餘金乃得苫蓋數椽為藏身之地又買地十餘畆爲埋骨 課約三百餘金在家鄉虛負文名叉舊街貴顯諛墓就嘏之文求 雜著甚多嫩散不自收拾又學作雜體詩打油箍桶聊以自娱亦 食指親丁止數口亦尙不憂凍餒在閩所生長女已字忻州强氏 不求甚工如是者六年爲老年來最適之境每歲來脩三百金外 篇示式出之甚易 一兩時可以脫稿

其明白通理能立人品守得數卷殘害延接先人香火足矣其婦 歲即及競亦不令邀考文理如通令下大場亦不望其必中但望 解與人爭競論者以爲似姪移花接木理或然也其廕生尙未及 附學亦不許無故出大門故一切敗壞習氣尙無沾染性愿厚不 史漢唐宋古文及小題明文上年初試作時文心思筆氣尙可用 十五歲娶婦今已十八讀書資性頗鈍五經左傳甫讀完現今讀 教以讀書認字亦極聰慧惜乎其櫛而不巾也其母夢松根生芽 但穉嫩不成片段耳八歲上學延師專教之本族頑童一概不令 之幼子嗣子樹創堂弟繼爆次子過繼時年六歲交兩妾撫養之 馬氏忽叉生一女未彌月即出天花三粒現已七歲狀貌似男孩 而生名之日松芽膝前有此借以破悶己許字定襄梁蓉洲進士

THE PART OF THE

.

龙都另往安集 未嘗一日間斷故手足雖無力而尙不至跛曳耳鳴已十餘年尙 幸聞所得之少世兄年已十三貌始秀而資性聰明讀書天分過 眷分居數處浩劫懷襄關乎天數長物不足惜丁口無恙卽爲至 亦婉順日望抱孫尙未得也聞傅馨泉世兄云貴鄉亦遭兵火寶 身體已衰憊不支做漢書陀傳五禽之戲並後來諸家一切軟功 學致送束脩外從無通融借貸之說閩中故好間有以綈袍寄贈 未重聽眼雖花而帶花鏡尙能作小行書所服丸藥純乎溫補故 人間之喜甚足見天道之未始不可憑也姪乙卯年自上黨歸來 七八年來尙能出門教讀藉以餬口日暮而途未窮專賴乎此但 集為養生雜說擇其可行者立為功課每日早晚行之八九年來 不能衝寒冒暑任車馬之勞耳平介富家所識不少除其子弟從

也詢之傅世兄山左諸同年得其大概莊年年七十九尚健在前 事心事百年亦無了期一旦撒手則無不了矣諒高明亦以爲然 **生死關頭往往未能看破者皆言世事未了心事未了殊不知世** 着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未嘗不歎其器抱之宏達老年人於 似遊客之收拾行李待時而發者昔裴晉 公有言曰猪鷄魚蒜塗 其世兄補還一副叉已做成壽衣則均已做好另一小箱收之竟 寄來花板一副在館中做成上年王文勤公薨於汾州借去用之 防諸事所牽猝無脫身之法頃年故友武聽濤大令來兩自四川 者亦從未向其言貧回首生平一錢不值惟名節二字留以蓋棺 病兩旬自覺精神銳減本欲辭館北歸在忻州設立散館現爲團 不敢再有玷污究竟亦不過一自了漢而已今年七月咸時疫大

家教現已頂補云補缺後擬即迎養倘能與秋翁 段住話也 能向實際追尋將來有守有爲必爲山右循吏足徵秋屏同年之 其刺刺不休也傅世兄少年老成其才具明敏開朗而心思沈絅 期即手書往來能更得幾回以今日之絮煩補他年之默息固宜 此長箋聊以當一皆秉燭日近西崦彼此鐘漏將歇不特晤面無 內交知落落僅餘數人亦可悲矣因傅世兄處可以寄書撥冗作 遭劫數者十之七八平善收塲者十之二三亦已大牛宿草我兩 無恙惟鹿春如寄寓蘇杭多年未通信不知消息屈指生平寅好 人本無漏網之理乃以罷官之故轉類塞翁之失馬彷徨四顧海 一年曾接其手書尚喜填詞石琴家遭兵火居宅被焚掠人口尚 4 ::

致孔雲鶴觀察書

戊午嘉平初七日接奉閣下與子厚二兄公函籍悉藍勤近況深 載綏安不特為臺民喜而兼為閩民喜也時事方艱正當出屯傾 公国出土では 來臺地逐安如衽席乃知迂挑二字是治亂持危之要訣也弟前 求飽囊聚欲邀功入並而招恆所不免閣下鎭之以康靜五六年 鬱結並非必欲上聞乃好事者傳入都中言路遽拾爲摺料得旨 年因憂時咸事驟得痰迷之疾病中作籌運四米策略一 往者臺地每隔數年軱有變故固由民情浮動亦牛由在事者必 之道定遠告以蕩佚使簡易寬小過總大綱閣下治臺正得此意 否之際閣下已受重恩萬無請退之理昔任尙問班定遠以撫夷 慰遠懷旋得榮晉臺澎觀察之信爲之抃舞七與片土叉可得數 10-11 二十八 書聊舒

本書分片文集・第二十 **弟早已付之度外人力旣盡有與無聽之而已今因鴻便特寄** 花尙當易養咏陶公弱女非男之句聊以自嘲此後尙未得雄 虚有文名兩年來生徒日進課卷手不停批如掃落葉以此餬 交部隨經部駁事後思之其事本不易行且與聖人不在位不謀 也前年所生幼女上年歸里始見之肥白如瓠憨跳異常已出天 田敢嫌脩餔太戔戔從前愧煞雙鷄膳日對流亡食俸錢蓋實錄 大刦已過此時爲倚柱凉州本是老學究幸復其本來而目有南 政之訓明明遠背血性二字一發而不中節卽己泰入客氣阚郷 頰且泛紅色殆莊子所云不材之木得終其天年者歟弟在娰鄉 不敢憚勞每拈一題一時許可成一藝管有句云八口依然仰硯 來人亦不復探問時事消息入此歲來攬鏡自照面貌加豐額

函翹首東瀛依依如結

甲寅春仲在里中奉到代柬詩篇因將赴上黨行色匆冗叉素未 致張詩舲總憲書

學詩不敢奉和然汪偷送我深清未嘗一日忘也上年唔柴鹿厓 吉士傳語致詰甚爲媳悚然以疲癃放廢之人猶煩大君子拳拳 自甲寅赴潞澤乘鄣將及兩年乙卯冬月撤防刀獲歸里次年即 致念不見錄於時賢不足憂不見薬於有道又赤嘗不自喜也弟 內樂土以無用之人處無事之地天之所以待庸人者不可謂不 心眼開明廿餘年驚悸殘魂漸歸軀壳敞鄉已過紅羊此時為 厚私例生徒之外不通賓客冠盖偶有過從亦來而不往故人寒 設帳平遙摊泉比者忽已三年殘費數百卷堆几環榻小窗展卷 With the Little of the Control of th 10 ... 一十九 海

松飛先生文集 一卷三 良為可哂然村學究事業不過如此附寄拙刻時文二種以博 時侯又歎老有句云短鬓自憐知白早衰顏只為洗紅多皆質錄 暄札牘概不作畣嘗有句謝之云賣菜詎煩公府掾種瓜休說故 中課卷殺集竟不能卒業弟中年困於禮聞八股一途頗耗心血 僅以和作二首錄呈塞責而已大箸詩集續刻必多便中望寄 逾達夫學詩之歲又值交通才盡之年釘鉸打油不敢就正大雅 地理之學嘗撰兩漢郡國今地考略一書甫成幽幷凉三州因館 也頃欲以餘力治古文自揣精力已衰不能成體亦遂廢輟素好 **经素不為詩因欲和大作偶動吟哦之興二三年來時一為之旣** 近又以此為代耕之具見獵心喜時有所作敲門之磚已拋復拾 全部所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也時事方艱平章重事將賴潞公

一努力加餐

致薛觀唐少宗伯誉

間忽率陛見之旨不敢復辭勉強扶宬入都遂入此無了休之局 鈴出調取引見而自顧衰庸斷不作出山之想不料本年閏五月 於平遙筆射側口首尾十年已成冬烘面目元年查辨廢員雖蒙 率常辨捐輸團練等事復督帶兵勇在上黨防堵撤防後乃設帳 旋以閩中舊案鶴職歸里後值髮賊寬入晉境爲當事諸公所牽 兄於竹報中附筆致謝想已達矣弟自壬子年在珂鄉試差事竣 **杨什物旣遂枝棲之願줶懋買鄰之思私衷莫名咸鏤曾託世大** 秋問奉旨陛見蒙恩在總理衙門行走託章京沈君在城內租宅 承雨琴世大兄以尊宅西畔空院相假得以安頓眷口並借以几

幾何至不得不退時亦無可如何矣各國夷情尙無大變而小波 事卽不能免特以甫受恩命不敢遂出求退之語西崦暮景能得 松龍先生文集 相安至欲求一勞永逸之法則茫無把握知關藍念瑣泐以聞 折時時有之幸同事諸君子熟習夷情知其肯綮就事了事暫可 之艱奏明不遞膳牌故尙得勉強供職然一 年逾七十乃復作春夢婆知必爲海內高 ζ, 人所笑恭邱知其步 經補缺驗放月官等

松龍先生文集卷四

松龍先生文集画。多四 背導山渾源州舊志有橫山在州西二十里南北橫亘如城郭故 縣地夜人屬太原郡鹵城屬代郡今之崞縣爲淡原平縣屬太原 名者也今之繁峙峥縣乃後來所移建繁時在淡爲夜人鹵城兩 **停山得名隋地理志唐元和志皆載之然系漢之崞縣繁時皆雁** 至元魏分爲石城原平兩縣隋改爲崞縣唐又分爲崞縣唐林 門都地乃今之渾源州其地有導山在州西北二十里漢以此山 **鸠縣在其左即故崞山云此漠地理郡國兩志之崞縣以崞山** 名縣後魏書太平眞君二年葬惠太后於鸣山水經法崞山縣右 大刻試帖署名之處日崞陽似不如直蓍啅縣之為妥停縣原以 致武芝田觀察論縣名及縣志書

Ü

縣因 以兩漢在前且疑為渾源州人矣若探其本而署曰原平閱者更 朱因之至金源已據半壁貞祐四年升爲臺州元因之明復爲縣 訛書爲驢夷齊周皆因之至隋大柴初乃因山名改爲五臺縣唐 東南流入縣河盧讀如閻虒讀如夷後五胡迭據不識華字元魏 有山曰慮虒下有王村出泉流成小河曰慮虒河繞縣城之西北 為何代人也不特此也五臺漢之盧跷縣屬太原郡城西十五里 縣之轉山乃隋唐所名署曰韓陽則不以縣言而以山言考古者 川同名者多晫山原不妨有兩然渾源之嵉山係兩漢所名今崞 不知為何地故名人著書之例稱今名不稱古名稱古名且不知 國朝因之乃五臺人署款或稱古臺州而縣署亦榜日古臺州 而隋曹地理志云峣縣有崪山元和志云縣因山爲名夫山

AND STATE OF THE S 置之定襄而稱旋立旋廢之晉昌不可解也叉忻州人好稱秀容 中定襄五原三郡爲匈奴鮮卑所擾男女百餘萬投入內地時曹 創業於此改日盛樂水經注言之甚悉當漢獻帝建安二十年雲 亦非是五胡亂華倡於漢之劉淵淵生於今之忻州人皆譽其儀 亦非是今之定襄漢之陽曲太原郡地漢定襄縣在陰山下與今 惠前數十年仍是漢名五馬渡江晉昌之名旋廢今不稱東漢所 **今忻州至晋惠帝時改縣名為晉昌元魏旋復為定襄建安在晉** 操當國乃僑置定襄五原雲中三縣於陽曲立新與郡以統之即 歸化城相近漢定醫郡治成樂今托克城和林格爾一帶拓拔氏 容之秀偉割據後自美其名因名其地爲秀容元魏遂立秀容郡 隋唐為近而以金元為古每見之輒為胡盧叉定襄人好稱晉昌

木書ウ付る男 實即漢末之新興郡故陽曲縣地也與其稱元魏之秀容何如稱 代州人好稱代郡不知漢之代郡乃今之蔚州今之代州正漢之 東漢之新與因有秀容之名世俗遂謂因貂蟬而起令人噴飯又 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以銅枓擊殺之因幷其地夫人泣而呼天 州雁門之名遂隱史記趙世家趙襄子之姊爲代王夫人襄子北 門關外自魏迄隋皆稱雁門郡五代趙宋因之金元明則專稱代 雁門雁門郡治本在善無叉移陰館三國時魏移廚武皆在今雁 磨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為磨笄之山在今雁門關外是當 門隸幷州今之代州實非古之代郡竟無知之者矣毎見介休人 好署定陽極為可笑介休之名最古兩漢分界休鄔縣平周三縣 日雁門一帶本趙地非代地兩漢分立郡縣以代郡隸幽州以雁 绝四

魏晉分介休鄔縣兩縣元魏分平昌介休鄔縣三縣齊周爲平昌 所滅乃以其一時僭僞之地名污辱介休可乎此何異以莽新所 據與宇文化及王世充劉黑闊之徒何異起事六年即爲唐太宗 縣隋復爲介休縣厯唐朱金元明不改國朝因之定陽之名雖見 縉紳全書各郡縣上所刻之別名以為啦現在之地名為雅殊不 改易之地名寬易漢志地名也推其綠起皆由士大夫好尚高雅 於隋鬱注而其盛稱則創於劉武周不但不成朝代亦並不成割 **六朝至唐大族多稱郡名王則會稽太原李則隴西趙郡盧則** 知縉紳別名乃坊肆刻書者倩妄人為之豈可據爲典要哉又見 而全史及志乘叉未嘗寓目偶署款識以現在之地名爲俗因取 郡崔則博陵鄭則滎陽以爲古人嘗有之此又誤矣族姓之說起 及ることに ***** 涿

2 千萬里外而總稱其族姓始居之郡乃是一時風氣與後來之隨 單行入海與黃河無涉則以唐時黃河尙從天津入海故雨水下 非舛誤也章懷師古皆唐人彼所謂今以唐言也試取元和志核 漢書地名注云今某郡某縣以今日地名考之不符者十之五六 地著籍不同且其族姓皆兩漢古郡名無定陽之類也弟嘗讀! 於元魏至唐而定爲七姓此七姓者互爲姻婭不婚別姓雖移居 **沱桑乾而疑漢書注有誤可乎山西郡縣志弟所見無多省志亦** 游匯於河迨黃河南徙而兩河遂與黄河風馬牛矣以今日之游 不過集各州縣志而成因訛襲謬絕無可觀惟潞安府志沿革尙 不甚舛誤文亦曉暢自傑出通人之手苦太煩冗尙須删節最 一脗合矣滹沱桑乾兩水皆注曰至某地入於河今兩水皆

į 者太原各志如唐叔虡之建國本在平陽之蠶城不在太原而太 **方爲好蚄訛狐突爲胡塗也叉唐代叢書載狄梁** 餘里何由縮地而移置之其餘如此類者不可枚舉正不獨訛子 即葬其西少陵詩為問西沚王給事西莊即指賴川距 柳浪茱萸洗辛夷塢與裴迪日遊其中賦詩爲樂後捨爲佛寺卒 之問別業宋貶死右丞得之本傳稱賴川有華子阿欹湖竹里館 人則前縣之說已不確賴川在陜西藍田縣西安府志朝谷水在 之說然此猶古今所同誤不足深求最可笑者亦縣有輞川云是 原縣有古唐城此緣鄭康成一語之誤遂有先都太原後徙平陽 王維別榮按唐書王維及弟縉傳皆漏書那縣而別書稱爲河東 田縣南出南 を記し、住口を 山鹎谷北流入湖右丞網川別墅即在於此本宋 ₹ 1 四 | | | | | | | | 有

村新労生文生 賢名宦皆不收則其採訪之疎漏可知三晉志書名作惟汾州府 書竟不附見於梁公傳亦不入循吏傳而修陽曲太原兩志者鄉 壽志稱爲名作閩省之甯化志亦最有名弟好李寒支之文其全 晉陽令因薦雨沈女巫郭天師於汾河登晉洞山暴烈日中頃刻 集嘗細證數過此志亦出寒支之手各志小叙似廬陵五代史可 城廟圖俚俗與他處無異此外惟關中五志及陸清獻所修之靈 及汾陽縣新志出於戴東原之手景星慶雲偶然一見此不獨 西門豹任滿當去民不肯含加三品服終於任如此表表新舊唐 稱奇作惟腹笥淹博不免貪多羊棗十之二三膾炙居十之八九 大雨如澍不肯移步百姓歡呼辦之下州將奏聞鹽書褒美比之 右所無即字內亦僅見其沿州府之舊志弟亦見之則前繪八景 地匹 公道七上と見り 乖創始者不知何人似於志乘體裁茫然未解即如方外一門在 別縣可有可無在五臺則為至要邑以五臺山得名五臺山以文 全行削去削此兩端已不合衆人之意且舊志荒略已甚體例全 過兩册已足然必將俗例相沿之八景圖暨天下所同之嗣廟圖 陸清献之靈壽志利病詳核意欲合此兩志成法核實爲之亦不 邑郃陽鄒縣郿縣朝邑郃陽太簡惟康對山之武功志繁簡合中 無多金元以前無可紀之人物其事似當易舉關中五志武功朝 也五臺自兩漢以來爲太原郡之盧虒縣至惰而改名五臺沿革 與門人王四樓議重修欲弟主其事弟竟未敢任一則窮年研食 無此閒暇衰老多病無此精力再則必不合衆人之意故不敢爲 止可以奇文賞之非志乘之正體也五臺志多年不修邑侯余公 其名其所臚列者則各輟林名目碑記不過鈔襲清凉志而已彼 絕好列傳做劉秉忠姚庶孝之例不必入之方外也而舊志竟佚 拜繼容爲鴻臚卿至太師中書令卒追封定王弟按繼容於佛法 於柏谷置銀冶夢民鑿山取礦烹銀仰以給用即其地建室興軍 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容常得其馬以獻歲率數百匹又 地狹產薄國用日削五臺山僧繼容故燕王劉守光之子爲人多 爲五宗之一稱爲淸凉宗內與多其所譯此外古德尙多節之皆 殊師利道場得名宗門古宿見於指月錄諸書者甚多文益禪師 不足道面其事迹則關係五臺山古今大局鈔五代史原文即是 智善商財利自崇世頗賴之繼容能請法華經四方供施多蓄積 可成小傳而志無之五代史東漢世家稱劉承鈞自失契丹之接 4

無一 朝張龍池先生理學名儒爲傅靑主徵君畏友舊志有傳而鄭樂 士迎鑿獻賦召試之詩賦題目取士之等第姓名必宜紀載而志 亦未免太狹矣至我朝祖宗三聖人屢幸五臺爲民前廂兼以撫 **清凉山詩梅村詩五篇尤為高唱而志皆無有則修志者之見聞** 多近代人作顏有打油惡札而吳梅村朱竹垞兩詩伯集中皆有 山太史劾喇嘛之横窓擾民除積年之害志載其號而不爲立傳 **秘蒙古六飛涖止前後凡十餘次駐蹕回罄之年月必宜恭紀多** 戲文出家之楊五郎豈不今閔者齒冷又藝文志所載清凉山詩 釋典此縣志何可混而為一即欲存其名目做朝邑志之例不過 千餘字已無掛漏乃運篇累牘以嗣梨棗何其不憚煩叉載梆腔 語及之尤為失其輕重至人物一門自明以前草草數人國

皆太邱證高頭講章者皆康成矣弟欲表揚先德自可勒之家乘 龙禽为白文第一 卷匹 **水峇必多一不應則謂私其所親嗷嗷怨謗徇其請則鄉黨自好 篆立守望相助法川匪不敢入境一生窮研周易所著敦艮齋遺 之供永遠裁革由是喇嘛斂迹縣民喜若更生至今家尸戶配名** 會見許於當代鉅人先堂叔觀察公在直隸二十年歷河間五州 審惟先祖九江公之治北河宣防具有方略先君施南公之攝府 官傳中當首爲立傳而舊志無之个欲爲之補立而陸公之實貫 縣復守河間遭愛在民口碑至今不衰几此皆宜立傳然疑例以 已無從查考尤爲可惜鄉賢自張鄭兩先生之後可以立傳者家 追奪大喇嘛提督印僅於地糧中每歲撥與香火銀二千兩草豆 叉知縣事陸公長華手縛典器喇嘛鎖納元旦窮治之事得上

弟任其事則請勿製其肘體例由我爲之勿令不曉事者旁祿議 事亦斷不敢列名恐有識者見之謂其人薄有文名伎倆乃如此 論採訪委之衆紳落筆則獨任之不必設局即在館中乘暇為之 躍魚頗奇此外則東冶秋禾槐陰春色山城夜月關道穿雲河邊 入修志者規以爲例九則削其一六則後其二五臺八景惟石 也又各州縣志之八景始於東坡虔州八境詩然境也非景也後 山稼譽酮先哲然與世俗之所謂志書者自當不同斷不至如醬 志之荒陋可笑如必欲仍舊貫則何人不可爲弟不特不敢與其 兩三月即可脫稿將稿寄回分手籍寫將來成醫即不敢稱比對 何必登之縣志以招間取怒乎行將與邑侯及西樓商之如必欲 歸燕龍灣煙雨茹湖落雁何處無禾何處無春色何處無月無雲

松龕先生文集一卷四 謂之山東是其證也尊論謂相州之平陽即臨漳又云爲晉山 **昨得書數千言承示平陽劉注之譌蠶係以陽平誤作平陽並定** 地名小者山水城邑大者或指其片段言之戰國時自秦而外皆 襄地勢之大略疑團爲之頓釋喜躍不已郡縣之名起於秦前此 商縣志事大刻與陽陽字改為縣字即妥挖補甚易 不禁自笑聊寄閣下可當牛日談劇將錄寄邑侯余公及王西樓 因大刻醇陽二字觸發一落筆刺刺不能止寫出三千餘字響乾 雁偶有翔集者亦可以爲一景乎弟所見各家志書從來無此圖 無兩何處不歸燕奚足爲景至於茹湖一 概削去必不愜衆人之意夏蟲不可語冰故堅謝不爲也偶 致劉魯汀大令書 小豬早則涸潑則有旅

皆與今之定州相近時 張晏說謂堯爲唐侯國於此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縣界今直隸保 が見じ日が日本一多日 山即鮮處戰國策注謂因其城中有山故名今之定州在平土 所謂唐魏之民思深者自是指山右之邦畿與舊國無涉也再中 固無不可然其俗與唐魏迥殊豐稔不解盖藏饑荒則流雕載道 之唐縣行唐縣弟皆屢經其地沙瘠之土雜以岡阜以之作藩國 東南非東北行唐在望都西南百餘里與東北之說似相合兩地 定有唐縣正定有行唐縣順德有唐山縣唐山距達都三四百里 地總名引證確鑿洵為不易之論拜服之至中山國之唐縣注引 曾穿過其城不特無山即並岡阜亦無之則非中山之舊址明矣 無瓜葛望都即慶都以堯母得名距今唐縣數十里然在唐縣 未知敦為唐縣然總不離此一帶也今

甕之晉水竟若汾太兩府之地自周初及春秋迥非華土而與晉 高約半里疑古之中山城當在於此亦是隱度之說無所據也 見呈政叉六月詩之至于太原東原亦主固原州之說鄙意亦不 治未徙離石之前郡治在河西河套中論亦甚確其論春秋初年 之縣為郡治前漢班志尙無此例皆前八之所未發又云西河郡 方駕顧胡其糾正前人錯誤之處尤為精確不刋如云各郡首列 定州迤西數十里曲陽縣治之東廣平平地有小山圍約一 霍山以北非晉有亦甚確當然以翼城之欒池爲晉水而抹煞懸 無涉者則與古籍皆不合鄙意終以閣下前函所論爲允另暫所 ナイス・コンノニマンイン 前蒙惠寄戴東原所修府縣志翻閱旬日粗得大略考核之詳確 致魯汀論戴氏汾州府縣志舊 Á 一里餘

未之有改別地有同名者惟太原不聞今必廢古今所名之太原 以爲然太原地名肇於禹貢見於周雅列於左氏外傳至泰置郡 如 而鐅空取他州之地強命之日太原亦未免好奇矣高明以爲何 致魯汀論兩漢水書

な延む生と見 東漢水發源今陝西省之甯羌州俗名漢源山叉稱五丁峽東 南都賦注日漠水源出隴西經武都至武關山極南陽界出沔口 即瀁也郡國志注引巴漢志曰漢水二源東源出縣之養山名養 前後漢地理郡國兩志隴西郡之氐道縣注為禹貢養水所出養 入江巴漢志日西漢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 日沔故日漠沔今考丽漠水不特發源兩地而下游亦絕不相涉 発り

水自北面南至巴縣會岷江相隔數千里風馬牛不相及其西淡 地相隔原不過數百里然東漢水自西而東至江夏入大江西漢 **甘肅秦州嶓冢山究在何處案頭無書無由查考論兩水簽源之** 牙相錯最難分哳隴恆之氐道縣或為今陜恆之甯羌州或為今 知為漢水矣西漢之隴西武都漢陽三郡分跨今陝甘川三省犬 水所經之略陽縣與東漢發源之寗羌州相隔不過百餘里然萬 會溶江 徽縣而南流胚略陽會嘉陵故道水入四川之廣元至阳化而 子育らたころを一 口入長江漢口卽沔口也西漢水發源今甘肅省之秦州曲折至 水江古之葭萌也又南流厯闆中南充至合州而東會巴江 污縣歷漢中興安鄖陽至襄樊折而南至潛江 三重慶而會岷江東北出襲巫此江俗皆稱嘉陵江不復 叉折而東至浜 四 會

4

中不知入於何處之漢若謂入於漢中之漢是倒流而飛越矣又 漢中郡今之沔縣沔陽州皆以東漢水立名即考之禹貢導養與 松龍先出文集團 源之處至漢中自西而東何由西折而入於武都又注引巴漢志 都則今甘省之徽成階文一帶乃西漢水經行之地東漢水自發 賦注云源出隴西厯南陽界出沔口入江其爲東漢水明矣乃又 都當是就西漢水立名然與東漢水無涉也今郡國志注引南都 山限廢絕無涓滴相通古載籍之所稱漢江者皆指東漢水漢之 行之路其為西漢水明矣乃繼之曰入漢嘉陵江由葭萌南趨闆 **今東漠水經行之道——脗合惟前漢之天水郡後漢改爲漢陽** 云經武都至武陽山武陽山不知何指 **海武休顯在留婚雕俗亦名武陽** 各川

梭自污縣西行入山沿潑水行二十里有沮河自西來食之幣 縣一帶武都郡有下辨章懷注謂即鳳州今之鳳縣也又有沮縣 峽入川界後叉傍嘉陵江行數日適閱漢書郡國志注心疑其誤 **曾合成大河南流出褒谷入漠沔 專集** 故道河此河至鳳縣城西流入嘉陵江 **注沔水出東狼谷叉有故道縣今鳳縣以北有河自北而南俗名** 之武都一淵當是今陜西省之鳳縣留壩甘肅省之兩當徽縣成 **粲頭無水經注禹貢錐指等書無可查勘敢以質之高明又考漢** 知不可通也壬子年出使四川泝東漠水而上直至發源之五丁 **注引各家之說總是將東西兩漢水誤會爲一故任意鐅空而不 日始源日沔故日漢沔考東漢水別名沔西漢水實無此名統** 俗名爲江皆在北棧中南 四四 繞風嶺而南諸小水

南流非東流自處夏至春秋戰國言漢者指不勝屈皆指今漢中 者也又禹貢嶓冢導潑東流爲漢今東漢水實係東流西漢水乃 謂爲異源而同歸則一在楚之東一在蜀之南乃說之萬不可通 當是今甘省之鞏昌蘭州西跨岷洮一帶其所屬之氐道未知確 總之兩水發源之地相距原不甚遠謂爲同源而異流或猶可通 然以地形大勢揆之甯羌在東南似當是漢陽地不當遊隸隴西 漢水則養水之爲東漢水明矣養水實出今宵羌州或即漢氐道 有西縣故屬隴西注曰幡冢山西漢水則漢陽一郡似是今甘省 之秦州伏羌禮縣西和階州文縣陝省之略陽輝羌一帶隴西郡 路旁鐫石曰沮澄合流疑所謂東狼谷卽指五丁峽漢之漢陽郡 爲何地然既注爲濱水所出而漢陽郡之西縣下注曰嶓冢山西

水立名也後人未溯原委竟以會白水經葭萌之嘉陵江而謂其 陽因而巴郡有安漢宣漢漢昌等縣廣漢郡有廣漢縣皆以西漢 **筆研數年成豐癸丑余在丼門襄防務秋寶出先君子所撰先師** 吾師月潭先生歸道山已四十餘年矣哲嗣秋寶長余一嵐幼同 至漢武帝乃取維天有漢之意名其郡為天水東漢則改名爲漢 漢口之薬絕無一言及西漢水西漢水之名爲漢不知起於何時 不行うとつう生 下游入淡沔可謂怪矣郡國志廣漠郡有葭萌縣注引華陽國志 小傳相示囑書數語其後旋値鎭州告警五臺戒嚴汆倉卒歸防 云有水通漢川亦與巴漢志之誤同耳 而秋實於是年八月署平陽訓導城破情幼子殉難甲寅春 題王月潭先生小傳後 学生 墓表見示賣竟為之三數明至神廟季年陰長陽消將成板蕩束 草已復雕雕獨余後死而老病侵葬鬚髮亦皓然矣俯仰身世能 **先師爲多寒夜籌燈高吟互畬恆至夜半先師臥而聽之甚以爲** 樂憶之忽如昨日事今兩老人秋柏數拱秋實蹈日刃完大節墓 爲八比文兩老人得暇互教之先君子爲批改文課講授經義則 憶丁卯戊辰間余與秋寶同學京寓證史淡八家古文初執筆學 勿慨然至先師品學之端醇先君子傳中已詳哉言之毋庸小子 乙卯乘鄣上黨丁雙橋明府以劉蕺山先生所撰先德長孺先生 之贅述也害其쯇袒歸秋寶之賢子壽亭焉 余赴上黨督辦防堵至乙卯冬撒防始歸則此册尚在篋中也回 跋丁長孺先生嘉表

北部 ガイマダー 全四 廣厦跷戟耀其前鐘鼎羅其侧而公自淡然立於萬仞之懸崖臨 立於山凹水曲漁樵之與侶麋鹿之與遊而公自恬然立於鄉游 豐乙卯孟秋後學徐繼畬謹識 常軌轍論之哉蕺山爲明季理學正傳於人不輕許可而傾倒於 起或死或寬或點應有子造而明社屋矣論者謂危言於無道之 林諸君子主持清議觚觸臺邪已岌岌乎不能勝至天啓而黨事 日未合於明哲保身之旨然罡風浩氣足以捨拄乾坤烏可以尋 之扁舟泛乎溟彻之汪洋天吳跳擲馮夷扇飆波濤駭起如山 不測之深谿雷雨震撼奇鬼睒睒而欲搜而公自凝然立於穿漏 長孺先生者如此則先生之生平可知矣謹書數語以志景行咸 **超劉王坡制軍自立圖**

其制行也定於方而不敎於圓一以爲大丈夫一以爲好男子於 而公自泰然其樹骨也堅其養氣也全其措足也正而無所謂偏

題孟蘭丹侍御事實册」。 「康其斯爲公之自立也吾無間然

松龍先生文集一拳凶 先生文孫某世兄過訪以一册相示曰此先祖請入鄉賢事實全 重其事繼畬喜而展讀生平嚮往之私爲之一快當和相之當軸 册也將付梓以廣其傳諸年家子惟君最耄願書數語於簡端以 相見於京師後爲外吏不復相聞晚歲罣議歸田主講平遙書院 公立朝風節心嚮往之迨後頻上公車與哲嗣某某兩世叔數數 河間紀文達公門下志相得也繼畬幼時嘗聞先大夫廣軒公道 太谷盂蘭舟先生與先祖東治公為乾隆己卯鄉試同年友同出 治元年九月年孫徐繼畬順首拜識 **祀鄉賢爲晉乘增重而已謹書數語而歸之以誌景仰之忧云同** 其一得之愚屢有陳奏雖蒙兩朝聖人溫綸褒獎而勁直敢言之 當世以爲兩鳴鳳云先大夫常爲繼畬談公軼事云公之改官吏 氣有娩於先哲多矣他日書之國史公固當爲一代名臣豈止崇 其必能直言也繼畬生平慕公風烈前居言路後爲京卿亦嘗以 某若專工文解仍當視草清秘不至俯首入曹署為簿書俗吏文 君文殊不精公艴然曰公當視例案之合否不當論文字之工拙 部也總理爲諸城劉文正公一日公創奏稿文正摘字句小班曰 正睨而笑日孟公風力殊健及保送御史以公一人應選日吾知 也同列飲手言路結舌其昌言擊乙者前有先生後有曹公錫寶 が登む出て自一条日 諱其謀反湛族而曰拔宅飛昇有兩友人皆當世賢豪弟總角之 誑之說日不死之藥可得黃金可成其說與老莊無涉兩人以帝 道家皆言老莊然老莊之書具在並無吐納燒鍊之說導引延年 之日秦皇演武不能得而兩兄欲得之不量力矣且日大道在是 交以兄事之兩君酷信燒鍊砂汞耗財致貧爐火薰灼致病嘗爭 南華嘗及之不過引爲別文並非漆園宗旨秦皇漢武信方士欺 **夫欲不死貪生也欲點金貪財也發念在貪而曰大道在是吾不** 性好奇故為人所愚後乃悔而不為然家資已耗其牛矣服金丹 王之力求之不已卒無成效劉安集方士著書乃鐅鑿言之道家 信也兩君亦啞然失笑然為之不已兩君非貪財亦不敢吞服因 書王印川廣文詩後 二氏及因果之既而作 十四

子曰佛西方之垩人也行於中國則飢朱子詩曰亦是聰明奇偉 事佛求福乃更得禍昌黎之言可謂明辨特愚人迷不悟耳文中 廢國創建琳宮耗費民財者廣陵太守笮融也卒爲黃巾赤其族 能亂中國也其時首崇信而捨身供養者楚王英也以謀反殺身 氏崇奉之與所謂老莊者風馬牛不相及也佛教起於五印度侏 後來之書皆祖于吉太平書後漢書注言之甚悉即張道陵之所 本者ウたフター 之夢無端遣使求之佛法遂入中國乃中國開門而揖非佛法之 殺戒淫悚以果報使之懺悔其用意原無所謂非漢明帝處金人 **密之俗與中國殊異周孔之化無由漸被彼土聰明之人勸令戒** 而死者歴代多有之鍊內丹結聖胎而死者亦嘗屢見其人道家 40

松龍光生文集 李學 佛何殊囈語世祖世宗兩聖人皆深於禪理御選十大禪師語錄 心此列聖安遷大計執兩用中之徵權俗儒不知安議本朝之好 儒術徳比堯舜制軼武周大聖人學貫天人化裁通變更非小 圓明居士語錄宗門老宿莫贊一辭然兩聖人之治天下皆純用 外蒙古乃因蒙古信佛順其俗而利導之使之安於游牧不生異 煩覵縷我朝崇重佛教擁護兩藏立黃教喇嘛爲六大座分統內 然亦儒流後佛者接儒家性命之說录入其中並非禪教本來面 平心之談令人心折愚民所好之佛土苴木偶專為所福至淺鄙 目此叉儒家引之入室非禪教之能動人聽也先儒辨之己詳不 不足道士大夫所好之禪所謂宗門祖派其機鋒語似微妙可思 人能空萬念絕纖塵可惜當年處西土未聽尼山講工倫兩大儒 上五

所能窺測竊謂信佛者愚闢佛者亦多事先儒闢佛之書汗牛充 儒者著書中無關佛數條則以爲不合繩尺窺其隱衷不過睥睨 **閉民紛紛揭竿者並非僧道則天下之治亂又何關乎此輩大抵** 爲有益此正是昌黎家法河間紀文逹公有言曰佛教不畏宋儒 乎大作欲炎黃緇書即焚骨人人火書廬居之意爲愚人說法最 **庶民興也否則二氏之外叉益以回教天主教口誅筆伐不亦勞** 則修儒業為連則廣聖化元氣旣足外威自不能侵所謂經正則 關佛之論自是講學格套與昌黎之大齊疾呼者異矣我輩讀書 兩廡性牢耳陸王近禪而亦關佛孫夏峯恭合朱陸薛王而亦有 煉照如日星更不煩後來薪積今兇徒徧天下不過游惰不畊之 而畏昌黎宋儒所闢之佛就義理精微言之於彼敦無傷也昌

拜不宣 之說行則髠徒無宿食之地故深畏之音孟子闢楊墨 宗即禪教也楞嚴指月中多淸悟之語意頗喜之然亦不過資為 深言而但實其無父無君此正昌黎學術之所由來大作深得此 WEST STATE 作輒刺刺醬此以質高明大作製題所云好刻因果書者其人其 談柄採為詩料如讀鍾譚詩姑嘗別味實未入其藩籬也因讀大 之舊稱爲相宗驅神役鬼幻杳無憑付之一笑宗門之曹稱爲性 **意拜服之至弟生平不喜道家之說其書荒誕不足觀佛氏教門** 售弟皆知之不足觀亦不足道其人己往付之勿論可矣弟畬再 放筆爲之是壯悔堂文體此種議論俗儒所驚然未必敢駁也 27.1 一切不與

1833

亦復於公奚累玉蠋頻搖金銰牛醉何碍於公之嶽嶽杜工部每 佳話白香山立朝風節砥柱中唐樊素小蠻星添柳宿胡忠簡忤 子卿仗節牧羊偶胡婦而生子王大令東晉名流桃葉桃根傳爲 飯不忘君而雲鬟玉臂語麗情悲屈靈均孤忠自忱而離縣一 **昌黎過壽陽驛詩謂憶桃柳二姬說本穿鑿不足深辨即使有之** 秦檜遠寶南海黎娃握別垂涕沾臆文文山正氣柱乾坤作郡時 言美人者居伴蓋詩人吐談意與與宋儒講書語錄判然兩事蘇 **警王印川廣文詩注後** 關輕重即存此脫貨時期點擬未爲不可與公生平大筛正是無碍關壯櫻上表孟惟乞 取築宜與變於公器務行誼完體何售而談公事者與欲諱之反覺都虛哪見如此前質 注云文公通醫肠驛詩的聲多辨其憶桃柳二頗者小說所戰原非定論但此在公無 艑

公庭化主と発 悲其志未嘗不憫其愚故忠孝之流而無節其失爲愚男女之流 嘗有歌童舞女忠孝至性與男女大欲同出一 乎情止乎禮義窒其情而不使發聖賢亦不能但貴乎能止耳今 好色愛厥妃豈以戲語汚太王乎梁伯鸞得孟光孔明得阿承女 叉豈能懲淫穢而廢男女聖賢豪傑大抵不遠人情孟子謂太王 中生不辨胙毒而死鬻權兵諫而自別原軫唾地而歸元後之人 偽欲其節不欲其流流而無節豈特男女之淫穢伯奇握鑑而死 有人曰我性不好色是偽也竊妻而逃或出於目不邪視之人又 而無節其失為淫穢淸濁雖異消息自同然不得戒愚而廢忠孝 可信乎關壯繆取秦宜祿妻傳極尋常與秉燭待且有何加損娶 不嫌其醜設兩婦淑而且妍兩賢未必棄而不娶也風詩之義發 一源欲其眞不欲其

彼固為賢此亦中人未為不肖也嘉其名而強效之客氣一衰大 乘之所必詳苟有其人宜竭力表章焉不能守而改醮亦常情耳 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者匹婦能毅然行之誠令典之所重志 氏其妄不更甚乎柏舟之節楨幹人紀夫婦一倫賴之不墜伊川 倫可乎故執孔氏之家法而訿伊川妄人也執伊川之論而疑孔 者百世不同婚姻夏商以前五世即通將執周道而議夏商之瀆 時而發宋承五季之後世風靡靡夫婦一倫輕褻已甚故伊川立 此嚴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為愚夫愚婦言也周制同姓 之至而伯魚之母子思之母子上之母三世皆改適使已婦失節 叉陷娶者以失節聖人忠恕不宜有此夫禮制因時而變風議因 寡婦為已失節伊川程子之言也宋以前尙無此說孔子爲八倫

如乖謬幸垂示弟畬再拜 慘隨之矣弟生平所見如此讀大作詩注與鄙見相合書此呈政

俗關已去太牛ョ即 不知耳文體欲倣壯悔堂泰以柳州之康斢雖未成體而入股 村學究見此議論未免驚訝然皆平正遁達之言不讀書者自 題沈歸愚杜詩註後

特北方無此物即南方亦惟蘇杭一帶有之北人未嘗其味亦並 於南北物產殊昧昧東山即藍田山王右丞輞川別墅即在附近 係文韻沈歸愚註之曰芹當是蓴之誤余謂此說於韻學誠是然 杜丁部崔氏東山草堂詩有飯燙青泥坊底芹之句詩用眞韻芹 故有爲問西莊王給事之句芹產北方處處有之蓴則產南方不 į

. !

學買田二百九十餘畆爲書院費買田六十餘畆爲義學費平遙 爲七律故亦用七古通韻試以此詩入七古固無不可亦無出韻 路四創建超山書院規模宏敞講堂學舍皆備又於路東創建義 有之而不知關中斷無此物也 遊玩玉山藍水之奇勝羨蓴而飽啖之古人以千里蓴羹爲南中 平遊舊無書院康熙四十年蘭州王公長爲邑宰始於縣署迤南 之疑矣歸愚先生蘇州人於蓴菜數見不鮮以爲尋常之菜處處 佳味千里白下地名足見他處之無此味也杜詩僚抅體以七古 オーシースラックレ 有此物距洛陽止數日程何難專一力致以筐筥叉何難策蹇 不知其名張季鷹吳人也在洛陽因秋風起思蓴菜南歸使藍 平遙超山書院創建重修原委碑記 田

な能比上大手一谷口 然束修膏火無所出不能延師生童亦無住院肄業者道光十九 館入交代無從追復會省垣修貢院平逝合縣攤捐銀三千二百 則已久矣道光初武昌楊公霖川涖茲上訪書院舊址則已改公 邀集紳士識以此項已捐之銀創建書院又從城內舖戶募捐銀 兩有奇貢院工程止用銀二千兩發回銀一千二百兩有奇楊公 之有書院始於此其後寖廢弛書院義學皆改爲公館王公所買 間叉於尊經閣前建講堂三楹無門窗後壁於是書院始有其地 七百兩有奇乃於學宮明倫堂後尊經閣兩旁空地各建房十五 分種之至今縣署之南土人猶稱爲書院門口然平造之無書院 之田迷失無可稽考僅有義學田六十餘畆官禮生與禮房書更

謀歸里而官紳擥袪投轄堅留不聽其去且屬爲文叙實院之原 房各三間東西廂房之北增小屋各二間爲安廚竈置新炭之地 年重理舊業尙有端緒可壽遂埋頭於此日與諸生分甘苦杜門 年學殖荒落惟少時困禮聞者十餘載於制義一途嘗耗心血衰 成豐丙辰余在上黨防堵竣事平迄官紳延請來此主講外吏多 松龍先生文集一卷四一 爲門顏以版額於是書院之規模乃大備工料共費銀六百五十 却掃居然冬烘面目矣賭紳士以講堂無牖壁不可居又屋少山 委乃搦管而爲之記 九兩歷年餘銀不足期分年彌補之余主講於此已七年因年老 長不能挈眷口逐於聯堂前後增牖壁叉於講堂兩旁增東西廂 叉以門外出路係偏坡取馬不能達取土塡築為闊巷中問銓磚

田 遊房倡修宗洞碑記

警接例得翰林院待詔銜非所屑也慕太史公遊名山大川策蹇 逢露字湑零性嗜學好詩古文詞不喜為科舉之學亦不樂仕宦 務者宮室妻妾之奉兩君獨懇懇於報本追遠可謂賢矣蓮房名 譜乞余爲引叉嘗偕誠齋赴祖籍忻州尋先世碑碣夫世人之所 仰憑弔發為詩歌家有小園雜植花樹與同人觴咏其中吟哦之 維揚姑蘇武林六朝唐宋以來山川之秀文献古蹟之多靡不俯 其人余既爲文以表誠齋其宗人復以蓮房爲請先是蓮房修族 門人田子蓮房宗人以兩君之獨任其勞也思立石於祠以不朽 田氏宗祠之建也督工者爲田君誠齋倡議而定其規模者爲 **胚秦棧抵梁洋登祁山叉至定軍山拜諸葛侯之墓東南走淮徐**

外衆蓄古畫遊蘇問得姬吳氏善爲小詩滌硯焚香助其雅與有

事母孝性慷慨戚屬師友之間指困貽舟無難色性好風雅而無 石癖几案羅列皆米家石友也蓋其嗜好之不俗如此蓮房少孤

名士浮薄之習即其倡修宗酮一專可以知其生平也余故樂得 而記之 同溪續公墓表

公曆冶出处基一多四 辛卯孝康任雞澤縣天泉公女爲公所自出公六歳失恃九歲失 怙惟兄嫂是依及長誠樸敦厚潛心詩書淹貫百家諸子年二十 太君邑庠生阜公女生熙章公諱昭乾隆甲子舉人繼妣張太君 如祖諱涵字靜功由庠入太學考諱懋休字官賞亦入太學妣李 公藏姓諱昤字乘陽世居崞邑之同川西社里曾祖諱之琰字婉

述及門人德教碑嘉慶丙寅五月初一日捐館享壽七十有五元 登古律數首餘未及梓其品行之端待人之厚教思之廣俱詳行 者竭力表揚著古詩近體詩二十四卷古今文十六卷山右詩存 魁選後以經文被黜公知數奇逐寄意古交詩詞以持風化嘗北 長女適武生梁錕銽次適薄廷茂次適曲氏 公女繼衛氏徐氏側趙氏承家增生娶曲氏舉人肅公女側張氏 配曲太君台邑庠生益謙公女淑慎精明娣姒以女宗奉之儉而 至陰山東拜孔林南渡秦淮西遊寗武凡忠孝節義事將即淹沒 八歲生男二女二繼獎太君生女一克家增生娶游氏舉人爾駁 四遊庠時卷蔣文宗特加賞識歲科試俱列前茅庚辰鄉薦己定 好施殁後數十年貧男婦念之不置先公三十六年卒亭壽四十 5

時為公所器愛每適外家公必來坐談良久問其學業加以訓勉 **氽諸舅有古君子日續絃齋先生先母續太君之從堂兄也余少** 數車而歸閉戶讀之皆遍十赴鄉舉不第以諸生終公蹟克家字 **吟號同溪篤學好古工於詩詞嘗挾千金遊白下蘇閻廣陵購書** 又延余至其齋中讀其臟書故公之言論風乐余知之最悉父諱 子敬號絃齋同溪公之長子與弟承家皆能讀父書性質直好義 絃齋樹先生墓表

一路龍先生文集一卷四 談每間所未聞為文好學桐城二方不屑揣摩時好故迄不利於 義皆有心得尤熟厯代史事年代族貫記憶不爽憶少時侍公夜 名場制行方正端嚴合族子弟尊為楷模偶有爭端公以一言剖 言必由中不解作世故周旋語於宋元明先儒理學之書研其精

薄氐乾隆戊午舉人陜西成縣知縣爾臧公女繼配衛氏君秦公 以膏火助以資斧使之成名家故中貲自奉甚約遇人急難推解 决無不悅服性愛才遇後學鵬穎之士誘掖獎勸冀其有成或贈 出献可娶劉氏大望幼竹出孫女三曾孫與賢娶張氏與仁娶王 張慶榮次適薄明遠薄氏出三適康熏衝氏出孫大可娶曲氏簡 女叉繼配徐氏天海公女前苦乏嗣繼胞侄簡爲子年七十乃生 殆無愧歟自公卒後余毎至外家不禁有老成典型之慨也元配 既而歸里閉戶讀書以老綜公生平於古所謂言忠信行篤敬者 無吝色以此晚年家事頗窘亦恬然不介意中歲嘗設帳於介休 氏與讓幼大可出曾孫女二元孫海旺幼與賢出公生於乾隆十 一子竹徐氏出簡娶栗氏繼趙氏劉氏竹娶朱氏女三長適增生 1

弟竹屬余爲文以表其墓 壽七十有八以成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葬於中傾地之祖塋外 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戌時卒於道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寅時享

趙生哀辭

松龍先生文集一卷四 **昔吾先大夫施南公精研周易一生講學皆證之以易象俗儒不** 歸里主講平遙書院趙子來見執弟子禮旋携哲嗣思位課文數 艮齋遺書暨詩文稿奉以爲立身行已譯書爲文之法後余罷官 人處見片紙削手鈔之後受學於余門人梁彭孫教授乃鈔讀敦 時敦艮齋遺書暨時文稿繼畬方裒集成書尙未授梓兘子從友 布局分股抱柱之法趨時者不好也獨平遙趙子南陽見而好之 解也制義以理法為主探其原於史漢八家古文教生徒以拆題

童或侮之容讓不與枝叱咤之聲未嘗及於雞犬當病革時或勸 賢古近體詩及敦艮齋時文年十二即能為文用敦艮齋拆題布 篇來乞批 九歲四書五經皆熟誦繼以左氏內外傳史漢唐宋八家古文唐 異之授以毛詩片刻能背誦兩二篇至六歲詩書易春秋已卒業 聞之不禁頓足惋悼而有蕙折蘭雅之嘆也思位幼有夙慧三歲 應試入縣庠余以遠到許之七月間忽患喉呼咽不能下而卒余 十四趙子以其未解場規辭因令從余受學至甲子年十八乃初 令吸鴉片烟可以救急默不應母勸之泣曰病勢如此鴉片豈能 局分股抱柱之法不失尺寸幼不好弄不解出穢語爲 四歲趙子鈔爾雅授之隨認隨讀有未及授而連下數句者人皆 余閱之驚異日此敦艮齋滴髓傳也盍應試時思位 人同學諸 竓

松龍先生文集 原 多 二 **蚁死生命也因病而死不失為正若吸鴉片而仍不免於死失其** 月三十日子時得年十八歲聘而未娶趙子將引例為之立後其 人矣余主請平遙書院已十年苦乏清異之才最後乃得思位謂 其一壽命之不延固亦物理之常也然得正而斃亦已無憾於成 往憔悴而枯如思位之聰明天赋德器生成求之千萬人中不得 程子之說臂諸惡草踐踏芟薙旋即萌生若芝蘭則殷勤培護往 氣者其壽命恒短李剛主先生長子習仁卒方望溪銘其墓亦舉 程子銘其殇子謂常人得天地之雜氣其壽命恒長得天地之清 正矣母其勿悲長呼爹娘數十聲而限於寧其可哀也已昔明道 可以傅我學業而不料其邃逝也思位字兼山趙子取敦艮之義 而学之者也生於咸豐丁未十月十二日巳時卒於同治甲子七 一十四

編修轉御史旋擢守潯州甫牛載即擢延建邵道調署汀潭龍道 適値夷氛正惡境土幸保無處蒙恩擢兩廚運司旋擢廣東臬司 **闋晉京供職迁謹自守不阿權要荷蒙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由** 考妣顯曾祖考妣顯祖考妣顯考妣之瑩墓前曰繼畬自庚寅服 曇花之一現兮不崇朝而化爲雲煙於虖吾莫測其故兮欲呵壁 旣賦以夙慧兮而又促其年旣予以成德兮而命不與之俱延如 解日 維大清咸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已已繼畬謹祭告於顯高祉 而問天 **友八李正華等痛念無已乞余為文以壽其人乃揖老淚而哀以** オーンノニング 謝政歸里祭主文 50

松館先生文集一卷四 獎旋有四川正主考之命問務方舉奉文以閩撫任內起解官犯 愧惟謹潔自守尚未玷先人清白方今時事艱難中外皆無從措 **憫其態愚降補太僕寺少卿本年夏初上三漸宜防一疏蒙諭嘉** 水壺之時棄以撫局旣定奉命專辦通商事務困心棘手不可名 遲延革職伏念繼爺才力短淺未能建立助名以光兘考誠爲可 畬堅守素志不肯輕開邊釁遂為言路所攻彈章至於六七聖主 之中疆土幸無變亂夷情亦復安恬不料時局旣變議論日新繼 任福建巡撫在任五年兩署閩浙總督以焦頭爛額之地值山窮 履任三月即擢福建藩司在任三載有餘蒙恩擢廣西巡撫旋調 手幸以微罪歸田未必非塞翁之福今已於十一月十 **言繼畬謹守先訓飲冰茹蘗不取一錢矢慎矢勤力圖補救九年** 干开无 日抵里

作引疾之計前信己詳言之矣現在厦門夷務奉旨委辦責成至 狀每年比較係八十七萬四千零一或不敷此數即應獲咎今年 弟畬稟請哥哥大人安三月間赴厦門從旅寓中發回家信付親 之信故自厦等侯相機勸阻駐厦兩旬杳無消息料係在粵商辦 從茲里居教授爲村學究以終身矣謹列酒餚用申虔告尙饗 **重然其事萬無反叛非弟所懼惟地方苦累情形日甚** 未遽北行於四月十九日回省接印錢粮奏銷在六月底艱難萬 又來三人可笑亦可歎也弟之赴厦因米利堅國夷船有赴天津 友之回家者帶去計六月間可到計回家者七人比弟自厦回署 之能否過去尙不可知明年則斷無過去之法如無轉動不得不 致服先堂兄曹 附 一日無米

.談及厭東治之煩嚣欲卜居鄉村渠云逢恩兄有空地一片可以 畏暑畏風時時作患雖少队床之疾而中氣之虧損已甚此番抵 渠素本外腴中虧操勞傷之憂鬱傷之自到南方不服水土畏寒 造屋價不過百餘千弟曾有可以留買之說今思平地起屋為費 之炊善者無如之何不得不引分以自全耳前四箴在署時弟偶 弟已定引退之局故勸其相待而不料其遽逝也先是閊省春夏 弟畬稟請哥哥大人安稟者弟婦於閏五月初十日長逝矣悲哉 此吾兄見四箴時可告以此專緩商不必急急也 **頗鉅囊橐稍充或可爲此若明春即行下臺則兩釉清風力不辦** 松龍先生文集。李卷四 任福州之後刻刻思歸弟因家中無人渠獨歸難以支立門戶且 致服先堂兄書附 十六

以為斷無他慮也已初服藥後仍喝米湯牛椀甫就枕忽痰湧體 披裘急霓高麗参煎之已昏暈不醒六脈全停過一刻許六脈始 **厥急扶起則小便已下呼吸已停口開脈絕針刺不應延至未** 猶以爲受風咸冒耳至夜交丑刻後忽通身大汗如雨言寒冷欲 怯以為天熱之故亦不甚留意也初九日晚飯後自覺身發寒冷 向來不甚 而通體 日出而醒云不過身體軟態無大病症醫來看脈開清補之方亦 回人乃清醒服高麗參湯錢許自言大渴喝米湯數椀沈沈睡去 之間淫 蒸隨之耗散正醫醫所謂大汗亡陽乙症及謂之當初覺心胸發 、阿八旬五月初猶蓍綿衣至五月下旬晴霽酷熟非常 如冰冥然去突悲哉悲哉此因中氣表氣俱已虛極酷熱 出汗至是忽胸前心口每日大汗如珠汗後覺心空氣

八人の世に上て自己とした。 難若欲續絃在宦場中甚易然在以官爲家者則可弟已定引退 移殡於城外之開化寺弟已定退局遭此一事更無疑義將來弟 毫無遺憾同城文武自督撫至從未千把祭弔者二百餘員祭席 之局南中婦女豈能過吾鄉日子若在家鄉續敕則吾鄉風俗誰 回時帶伊靈柩同回亦所謂白首同歸矣至弟以後之事甚覺為 至五六十桌祭幛至五十餘掛亦可謂榮耀之極現定於三七日 篤忽遭此事傷懷殊甚事已如此不得不爲非生之達衣衾棺木 **艘牛日之間而已成永訣悲夫弟與弟婦相處三十六年情好最** 陽大劑加以遼鑿尙可挽回於萬一而病者旁人俱不知爲危症 汗時急用峻補之劑猶可提住即初九日夜間回醒後用六味回 旦奄忽逐至於此豈非數哉初九日猶是好人閒談至夜华而

萬無娶再醮之例且弟痛念亡妻此位亦不欲使他人再占旣不 肯以室女婚五十以外之翁即使有之而頭童齒豁乃薙鬚作新 九十月大抵到家總在明歲開春突两年間五月十九日 人為妾倘竟有之則最爲合式乞吾兄一留意焉以家道而論無 續絃則惟有買妾燕姬人固平善吉於蠢蠢無知生育尚可望斷 處已深知其味不如納妾之事權在我不至有許多牽制耳十二 爲不易貌好者易得性良者難得吾鄉貧薄小戶之女亦不肯與 郎豈非笑話最宜者青年後婚旣能生育又可持家而二品大員 叔鐵锡已定與弟相偕同回弟引疾之期定於七月至遲亦不過 嫡則無主腦後事可危弟此時總以子嗣爲第一要義嫡庶之難 不能使執繫必須在家鄉物色一能學習家計之人方安此事甚

商辦立嗣書

勒令承繼或慫恿擇繼以致涉訟者地方官立即懲治仍將所賢 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 立嗣除依律外若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其或擇 隙則於昭穆相當親族內擇賢擇愛敢從其便如族中希圖財產 爭並官司授理又一條云一無子立嗣若應繼之人平日先有嫌 小功總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又一條云一無子 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 繼畬謹告家長父兄繼畬年近六旬尙無嗣息思祖父兩世積累 所以濟人道之窮及令爲之亦其時也考之現行條例內一條云 若敖不應遂餒然天道茫茫難可測度以人事言之則過繼一節

松龍先生文集一卷匹 畚小功兄弟諸兄弟子息亦不甚繁或現係一子不應出繼或操 擇定則先艦服制固屬常法擇愛擇賢亦符定例又誰得起而爭 農工別業並未讀書或年已長大授有家室年幼者亦多在十 也擬畬子然一身压弟繼畹未娶天亡再無同胞兄弟同祖之服 愛之人斷令立繼定例分明體貼天理人情可謂曲至世俗為過 花者必初茁物理人情大抵如斯因思三先叔祖與先祖本係同 幼撫養恩義治浹庶不致庭幃之間視如陌路接木者必方萌移 以上繼畬忝為大臣擇立嗣子必須以讀書識字之人又必須自 相承或至蓋棺之後紛紜聚議訟爭之由從此而起若平日早經 事肇啓爭端大約希冀得子不肯早定或至屬纖之際倉卒

A PER PER PER PER 亦不能不與謹告家長父兄此信到後即持示繼媽如其願與 未能早生子息以綿血嗣誠無以仰對先靈今不得已而爲此舉 心緣以律例一言旣出鐵案如山繼壎相依多年畬視之無殊胞 制逐疎隔一層然一本之親繼畬向未嘗殊視八弟繼壎係三先 弟渠方在中年生有二子今畬繼其次子於情固不忍不與於理 援擇賢擇愛之例默告於先祖考妣先考妣之靈繼畬自揣凉德 生之子或不至十分頑鈍再則年歲幼小果嬴之負熟化無難謹 胞兄弟其諸孫亦本係繼畬小功兄弟因三先叔祖出繼別房服 何嘗不負疚引懸傷心掩涕惟宗祧大計關係非小繼畬斷自己 叔祖之孫現在生有二子其次子年甫五歳繼畬籌思再三惟過 此子實治中心之願一則繼壎從舍讀書資性頗覺聰明其所 2 一十九

があり上文集一をルー 白遊教山東直隸河南之教匪自乾隆年間至道光年間鬧事已 逢恩韶繼命得蔭生即與此子此一兩年中即今繼壎送之來署 防堵單弱全不可靠直是入無人之境至冠縣一帶之土匪乃是 里又新泰郭二兄云有人從東昌來云捻匪已退回安徽巢穴等 **光饶八弟近好家眷已於三月三十日起身計初五六日可到東** 邀請宗族至親數人寫立繼約此子立嗣之後命名日樹本年恭 語此是大好消息前所處者捻匪裹脅動轈數步倘其西簋晉省 **方信息近得省報山東河南大獲勝仗張樂新捻匪退回二百餘** 以便及早撫養教訓翼其成立艦畬謹告 致先態八弟書剛 城掠旁縣從來不敢遠竄與川楚教匪迥然不

公配たとくを一条日 教書耳拖男帶女處此危險之地刻刻懸心豈不大謬家眷旣回 戀者年已筀七塊然獨處批閱文課辛苦異常而飲食起居無人 子之居武城師法具在與臣也徵也之子思豈可同日語哉今年 書箱衣箱亦已送回十之七八果有驚信單車避去至易易耳曾 **平介兩處外課將及三十人束脩之多寡不同約計四百金內外** 大縣夙蓍富名賊所垂涎實難保其無事我非官非紳在此不過 處賊匪未能全平其案散進退時時變動太汾之平介祁太楡五 調攝亦太自苦若携兒女居此則內懷戏心一聞風鶴未免心驚 介兩處諸生及平遙董事已有堅留之識然我內決於心不復留 自因三拔貢之故人情自來如此七百金之館地不爲不好且平 同捻匪旣退教匪不足慮也我所以决意打發家眷回去者因 睿 餘已大致平復雁翁芝田俱為我致意四月初八日七兄健男手 **船子路之不忮求亦幸甚矣頃郭二兄約四月杪至汾州** 倘不辜負此貧爾即醫數方與至劑也。無怨談何容易能學子貢之無 設立散館斷不能好然心神安貼往來自便其苦處不過窮耳一 緒當脂事 已諾之中秋節後天氣涼爽雁汀先生之匯清別業亦以清理就 胚貧之一 何歲 我爲服小陷胸合白虎吐出黑血片通身發狂汗今稀粥調養旬 生讀聲談道安貧一 境已成見慣司空今景迫桑楡倘能學得安貧二字亦 則連馬之勞祁寒之苦實非衰年所能堪忍明知 遊作數日盤桓也芝田詩稿選訖即寄上趙師彭病 一字未嘗不知其難然幸而富之一境總未 一遊我 阅

/1 行於貪飲於字所 九頁 質、一行服改腹失改器 十七行州改舟 十二行針改斜 文编卷一 **攻線楹**二 真 令改令 十行敢改職 大行會以務供使簡易句使字符 七行傷改觴 文集卷三 文錄卷四 一頁 二行送餌魯與題目睽低一格 一頁 二十一行 自改盟 二行务改築 二行製改製 一行排改排 二十一頁 十四行候晚侯 五頁 五行縻议檿 十八行建改者 十二寅 十行炳改柄 十八頁 一行辛卯當作已卯 四行都改創 十六行碣改碣 七行蜘政境 十五頁 十二頁 二十三頁 六行賓驅驅改廳 十三頁 十三行匯改庭 頁 二十頁 四行條改佞 五頁 十五行消息二字符 二行息字酬 八行既改胜 二十三寅十行 四行僧改附 1一頁 三行播改拍 十三行拉改茲 十三行服改昭 三行觀改敬 二十二頁 **次行七行九行弦皆改粒** 五頁 十六页 二十二百 辦改時 大 頁 十行家改獻 十八行但改旦 七行與改與 二十九頁 十二行寶改賢 二十行夫改称 五行榕改将 二十行作改作 十九頁 十八行遊改 十行抗改机、 二行逐改連 一二十八頁 二十八頁 十三行太改 十四頁 二十三河 7 十三瓦 八页 四行